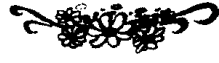




血
色
母
爱





母 爱

在大地震后的第八天，救援队员仍在废墟中扒寻着，希望奇迹的发生。

当几名队员用力掀起一块水泥板时，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板下不大的一块空间里，一位母亲脸色苍白却又十分安详地躺在那里，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她的身边，一个婴儿口含着母亲的食指用力的吸吮着，小腿还在蹬动。

救援队员一阵惊喜，婴儿还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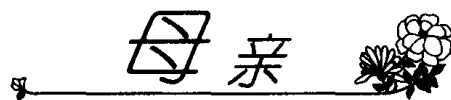
他们欲把婴儿抱起，但，婴儿的小手抓着母亲的衣服，嘴仍紧紧地吮着母亲的食指，不肯松开。救援队员只好强行将婴儿抱起，这才发现，母亲的食指是破开的，已经干瘪得变了形。

原来，母亲为了使婴儿活下来，把自己的食指咬破，送进婴儿的嘴里，用自己的鲜血代替乳汁，婴儿就是靠吸吮母亲的血液，生命才得以延续……

这便是母爱！

Feeling

母爱是潜藏在心底的永恒，是人世间最圣洁最无私的情感。当我们遇到风雨时母亲的爱总是悄然而至，给我们慰藉和力量……



肖复兴

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那一年，我的母亲突然去世，我不到 8 岁，弟弟才 3 岁多一点儿，我俩朝爸爸哭着闹着要妈妈。爸爸办完丧事，自己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她，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姑娘。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快，叫妈妈！”弟吓得躲在我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不叫就不叫吧！”她说，伸出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扭着脖子闪开，说就是不让她摸。

望着这陌生的娘儿俩，我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岁三呀，没有娘呀……”我不知道那时是一种什么心绪，总是忐忑不安地偷偷看她和她的女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来不喊她妈妈，学校开家长会，我硬是把她堵在门口，对同学说：“这不是我妈。”有一天，我把妈妈生前的照片翻出来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以此向后娘示威，怪了，她不但不生气，而且常常踩着凳子上去擦照片上的灰尘。有一次，她正擦着，我突然向她大声喊着：“你别碰我的妈妈。”好几次夜里，我听见爸爸在和她商量：“把照片取下来吧。”而她总是说：“不碍事儿，挂着吧！”头一次我对她产生

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我还是不愿叫她妈妈。

孩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有块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没事便到那儿踢球、跳皮筋，或者漫无目的地疯跑。一天上午，我被一辆突如其来的自行车撞倒，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大夫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她一直背着你跑来的，生怕你留下什么后遗症，长大了你可得好好孝顺她呀……”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便伏下身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肚子。我不知怎么搞的，第一次在她面前流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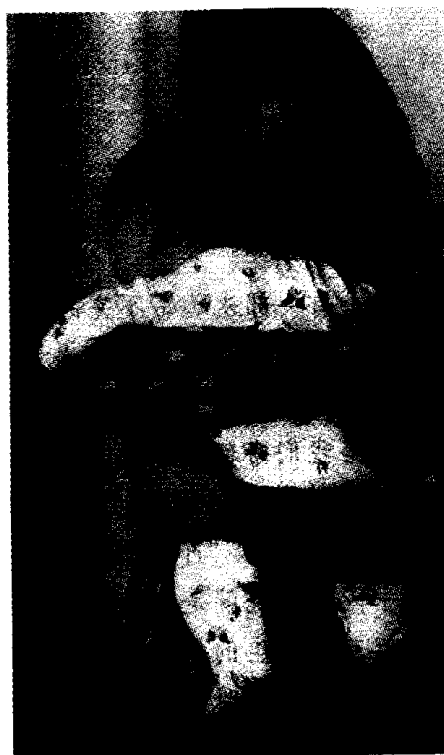
“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

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

“不疼就好，没事就好！”

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以后的许多天里，她不管见爸爸还是见邻居，总是一个劲儿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别落下病根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硬邦邦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没事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只为省出家里一口人吃饭，她把自己的亲生闺女——那个老实、听话，像她一样善良的小姐姐嫁到了内蒙古。那年小姐姐才18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天气很冷，爸爸看



小姐姐穿得太单薄了，就把家里惟一一件粗线毛大衣给小姐姐穿上，她看见了，一把给扯了下来：“别，还是留给弟弟吧，啊！”车站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向女儿挥手。寒风中，我看见她那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在抖动。回来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叨叨：“好啊，好啊，闺女大了，早点寻个家好啊，好！”我实在是不知道人生的滋味儿，不知道她一路上叨叨的这几句话是在安抚她自己那流血的心。她也是母亲，她送走自己亲生闺女，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世上竟有这样的后母？望着她那日趋隆起的背影。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往外涌。“妈妈”，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了她，她站住了回过头来，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又叫了一声“妈妈”。她竟“呜”的一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多少年的酸甜苦辣，多少年的委屈，全部在这一声“妈妈”中融解了。

母亲啊，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这么少……

这一年，爸爸因病去世了，妈妈先是帮人家看孩子，以后又在家里弹棉花、攥线头，她就是用弹棉花攥线头挣来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学。望着妈妈每天满身、满脸、满头的棉花毛毛，我常想亲娘又怎么样？！从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是，有妈妈在，我们仍然觉得很甜美，无论多晚回家，那小屋里的灯总是亮的，橘黄色的灯光里是妈妈跳动的肝脏。只要妈妈在，那小屋便充满温暖，充满了爱。

我总觉得妈妈的肝脏会永远地跳动下去，却从来没想到，我们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却突然地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妈妈，请您在天之灵能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儿时的不懂事，而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可以忘记，却永远不能忘记您给予我们的一切……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Feeling

为被爱而爱是常人，为爱而爱是天使。

——拉马丁



血色母爱



佚名

罗莎琳是一位性格孤僻的 13 岁少女。在她还不谙世事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索菲娅一手将她抚养大。因为贫穷，罗莎琳常常受到许多人的歧视和欺侮，久而久之，她对母亲也开始心生怨恨，认为正是母亲的卑微才使她遭受如此多的苦难。索菲娅在一家清洁公司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也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看到女儿的性格日益封闭，她心里也很难受，总想做些什么让女儿快乐起来。

2002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索菲娅兴冲冲地回家对女儿说，为了表彰她的努力工作，公司要放她一个星期的假，她想带罗莎琳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听了母亲的话，罗莎琳立即兴奋起来，脸上顿时浮现出少有的笑容。出发前，索菲娅特意去商店里买了两套银灰色的羽绒服，因为她觉得这种颜色跟雪最接近，而雪让人想到美丽和圣洁。

母女俩乘车到达了毗邻马行斯堡小镇的 57 号滑雪场。由于索菲娅和罗莎琳母女俩并不会滑雪，教练教了她们足足两个小时的滑雪技巧。结束辅导后，教练再三警告她们，在适合滑雪的地段都插上了许多彩色的小旗，滑雪者只能在这些地方滑雪，而不能擅自偏离路线，否则容易迷路或是遭遇雪崩、棕熊等意外危险。但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母女俩根本就没有

把教练的警告当回事，她们的心完全沉醉在阿尔卑斯山那美丽而壮观的雪景中。她们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插满彩色小旗的安全雪道。不久，她们惊恐地发现，她们迷路了。

索菲娅开始心慌起来，她和罗莎琳一边滑雪一边大声呼喊，希望有人能够发现她们。对雪地环境缺乏经验的母女俩不知道声音正是滑雪者的大忌，在地形和情况都不熟悉的雪坡上行走或滑雪，必须特别注意避免发出较大的声响，否则就有可能引起可怕的雪崩。

突然，罗莎琳感觉脚下的雪地在轻微地颤抖，同时她听见一种如汽车引擎轰鸣的声音从雪坡的某个地方越来越响地传来。几乎与此同时，索菲娅也感觉到了异常，她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冲女儿大叫：“糟糕！我们碰上了该死的雪崩！”索菲娅的话音未落，一座小山似的巨型雪块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朝她们站立的位置飞速扑来。在雪块接近身体前的短暂时间里，索菲娅扔掉滑雪杆，拉着女儿的手连滚带爬地迅速奔向雪坡中部的一块巨大的岩石，她希望这块岩石能够使她们不被大雪埋葬。但即使有巨石阻挡，狂暴的雪崩还是将躲在岩石后面的母女俩盖住了。她们昏迷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她们苏醒了，休息了一会儿后，她们决定徒步寻找回滑雪场俱乐部的路。但是，母女俩绝没有想到的是，因为缺乏野外生存技巧，她们辨识不了方向，她们这一走就是三十几个小时！



又一个寒冷的黑夜降临了。在白天，母女俩发现了四五架救援直升机从天空掠过，但是都没有人发现几乎和雪地浑然一色的她们，索菲娅很后悔穿那套银灰色的衣服，但是她又不能脱下来，因为她外套里面的衣服同样是浅色的，而且女儿的内衣也是浅色的，在这种极寒冷的雪地环境里，只要将保暖的外套脱下来数分钟，人就会冻得失去知觉。母女俩跌跌撞撞

地在深可没膝的雪堆里艰难跋涉着，饥饿和寒冷的痛苦紧紧纠缠着她们。

再一次迎来白天的时候，母女俩又开始了跋涉。走着走着，体力不支的索菲娅一个踉跄栽倒在地上，脑袋碰着了一块埋在雪地里的石头，鲜血立即涌了出来，染红了身前的一小片雪地。索菲娅抓起一把雪抹在受伤的额头上，然后在罗莎琳的搀扶下站起来。突然，她的目光似乎被脚下那一小片被鲜血染红的白雪吸引住了，她怔怔地看着，若有所思。母女俩继续在雪地里走着，但她们的体力变得越来越虚弱，罗莎琳终于走不动了，她和母亲彼此依靠着坐下来，极度的疲劳和饥饿使她很快就伏在母亲的腿上进入了梦乡……

罗莎琳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她起先还以为是梦，但医生告诉她这是事实，她昏迷在雪地里，被雪崩救援人员发现紧急送到了红十字医院。医生还沉痛地告诉罗莎琳，真正救她的其实是她的母亲！救援人员在索菲娅的遗体旁发现了一块染满鲜血的锋利的岩石切片，而她的左手动脉被切开了。事后经过法医勘察现场，推测是索菲娅自己用岩石切片割断了动脉，然后在血迹中爬了十几米的距离，目的是想让救援直升机在空中能够发现她们的位置，而救援人员正因为看见了雪地上那道鲜红的长长的血迹才意识到下面有人……

医生的话还没有说完，罗莎琳就痛哭起来。她一直以为做清洁工的母亲是极其卑微的，甚至曾以母亲的卑微为羞辱，但是在这一瞬间，她发现母亲原来是如此伟大！在这次雪崩灾难中，在迟迟得不到救援的生死关头，母亲以一种感天泣地的行为，用自己动脉里流淌的鲜血为女儿指引了生命的方向！罗莎琳终于心痛地明白，自己原来一直都拥有着一份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富，那就是比血更浓的母爱！

Feeling

典型的具有献身精神的爱是母爱，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孩子——母爱就是如此彻底，这也可以说是生命的本能。

—— 池田大作

丑娘



马朝虎

我娘从小就很不幸，12岁那年上山砍柴时摔断了右脚，又碰上了一个乡村庸医，不但没能治好脚，还落下了终生的残疾。我娘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娘没有享过一天的福，一直苦做苦撑着，所以成年后，娘的身体依然很是瘦小单薄，加上鼻子眼睛长得不是很端庄，大家都叫她“丑女”。岁数很大了还是没有人上门提亲，直到她26岁那年，才在别人的撮合下与出身不好的我爹成了亲。

我的出生让我娘感到特别高兴，整天抱着我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因此，大家又改口揶揄为“丑娘”。因为她既丑又瘸，别人都看不起她，可在我的孩提时代，我一点没有觉得她丑，倒认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娘。娘给我做最好吃的东西，给我穿最漂亮的衣服，夏夜摇着蒲扇给我驱蚊招凉，冬天搂着我睡觉。娘待我好，我也对她亲，跟她说笑，扑在她怀里撒娇。

知道娘长得丑是我9岁那年。一天，隔壁王家打死了我娘养的一只大母鸡，母鸡是我娘准备给我交学费用的。娘很生气，就上前论理，王家的女主人一点儿也不把娘放在眼里，冷笑着讽刺娘：“你这个丑八怪，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模样……”站在一旁的人们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娘招架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叫起来，反而又招来了一阵大笑。我

觉得很没面子，仔细打量娘，觉得她是有点丑，于是我流着眼泪跑开了。

这以后，娘依旧待我好，但我对她不亲了。她要来搂我抱我，我就泥鳅似的躲开，即使她去赶集，我也不再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去了。我躲她哩，我还怨她哩，怨她为什么长得这么丑，让我也跟着丢人，被人瞧不起。在外面，我只说爹，从来不说娘，路上碰到她，就远远地躲开，如果实在躲不了，就埋着头跑过去，任她追在后面怎么叫我也不理睬。娘后来知道了我的心思，在家里偷偷地抹了一天的眼泪。为了不让人知道我有一个丑娘，我特意让爹把我送到外村的学校。所以在学校里，很多同学都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娘的孩子。

后来不知道怎的，有同学开始在班里渲染我有一个瘸腿的丑娘，我拼命地矢口否认。真是凑巧，那天放学，正好娘在学校附近拣猪草，那同学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大叫：“瞧，那就是他娘！”我赶紧说：“别听他胡说，她才不是我娘，我娘到城里走亲戚了。”那同学不知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点子，他说：“你如果学她的模样走几步路，我们才肯相信你的话。”没办法，我只好学着娘的模样一瘸一瘸地走了几步，娘被这边的吵闹声惊动，扭过头正好看到我，她身子猛地一抖，眼睛里闪着泪光，匆匆地走开了。

那一次我把娘的心给伤透了，她回到家里时眼睛都哭肿了，爹就把我捆起来吊在屋梁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没过几天，我也找了个理由把那个同学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其实，我这样对亲娘，心里也很不好受，人常说“狗不嫌家穷，子不嫌娘丑”，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接受娘的既丑又瘸。我就用功读书，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最后到外面工作，离开家。

19岁那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一所大学。离家的头一天夜里，我一个人跑到村口的河边，流了整整一夜的眼泪，后来爹告诉我，娘也流了一夜的眼泪，她说，以后看我的机会不多了。

在外求学的四年里，我只回了两次家，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我回来后，看得出娘很高兴，但又不敢亲近我，我和爹坐在灯下说话的时候，她远远地坐在灶头边，偷偷地瞟我一眼，又埋下头烧水。在已经落实了毕业去向即将去报到的时间里，我又回去了一次。这一次，娘显得特别的伤感，她知道我工作以后，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了。临走前，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也对娘充满了愧疚之情，我在娘面前跪下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娘——”

我工作后三年没有回家，工作忙只是一个借口，每次收到爹写来的信，告诉我娘的身体每况愈下等情况，我都要哭一场。第四年我谈了个女朋友，决定一定要带着她回家探亲，让娘看看她未来的媳妇，好好地高兴一下。行前，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可当我们赶到家时，只有爹一个人，爹说前两天娘到外县走亲戚去了。我立即打电话给表婶家，问娘在不在，表婶说没见我娘来。握着电话，我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淌。我明白，娘是在躲我哩，她怕她的丑她的瘸让我丢脸，吓走我的女朋友。娘，你到底在哪里，你这又是何苦呢……那次我没见着娘，我没想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我娘了。

我成家后，不知多少次让爹和娘来家里住一阵，爹来了几次，娘却一次都没有来，我知道娘伤透的心是一时暖不过来的。

后来那年的秋天，娘去世了。我赶回去时，娘已经穿戴上寿衣正要下棺。我跪在她面前，摸着她的脸撕心裂肺地叫：“娘，娘……”可是已经晚了，娘不能再回答我了。

娘知道自己丑没照过相，活了一辈子啊，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娘，你真的就不留下一点痕迹，不给我一点点的想头？

Feeling

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的。

—— 乔治·艾略特



母亲的眼睛

布洛宁

在世界射击锦标赛的现场，发生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急死人的新鲜事，50米手枪慢射冠军普钦可夫失踪了！在即将颁奖的节骨眼上，刚刚打破世界纪录的普钦可夫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普钦可夫失踪得很不是时候，在恐怖、爆炸、劫持、绑架等等字眼屡见报端的大背景下，他的失踪不禁使组委会头头脑脑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一个个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广播喇叭更是声声急字字催：“普钦可夫，马上去领奖台！马上去领奖台，普钦可夫！”

实际上，普钦可夫安然无恙、毫发无损。此时此刻，他正躲在一个谁也发现不了的角落里与他的妈妈通电话：“妈妈，妈妈，您看见了吗？您听见了吗？赢了，赢了，得了冠军，打破了纪录！”

“看见了！听见了！电视机开着呢，评论员的声音大着呢。你听，你听，广播里正喊着你的名字，快，快！领奖去！”千里之外的妈妈柳莎无比高兴、无比激动，她的嘴巴大大地张着，双眼一动不动，一副喜极欲哭、欲哭无泪的样子。

“妈妈，妈妈，您知道吗？用妈妈的眼睛瞄准，靶心就像又大又圆又

明的月亮，手枪的准星一动也不动的，子弹长了眼似的直往靶心钻。”普钦可夫热血沸腾、言犹未尽。这也难怪，对于一位双眼曾患恶性黑色毒瘤的人来说，能够逃脱无边黑暗的厄运，迎来鲜花如海光明灿烂的世界，这全赖妈妈柳莎的眼睛和医生巴甫琴科的妙手回春。

八年前，10岁的普钦可夫被确诊双眼患上恶性黑色毒瘤。几十所医院几百名大夫像串通好了似的，众口一词：做眼球摘除术！不然的话，快则三月、慢则半年……

命运如此残酷，天真活泼的儿童就得面对要么死亡要么黑暗的选择。这选择沉甸甸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普钦可夫直愣愣地望着母亲，用清纯而困顿的嗓音说：“妈妈，书上说‘光明无限好、世界很精彩’，我还没看够呢；书上说‘生命是第一可宝贵的，对人只有一次而已’，我才刚刚起步呢。”

柳莎完全明白儿子的意思。是呀，光明与生命二者兼而有之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她非常清楚，感情战胜理智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她不能忘却丈夫的前车之鉴，她一字一顿地说：“儿子，你爸爸的病与你的一模一样，他不听医生的，结果呢……”柳莎再也说不下去，她声音哽咽，眼泪在眼睛里打着旋儿。

柳莎当机立断：两害相权取其轻。

决定一经做出，柳莎变卖财物，仅仅两天的时间，她一股脑儿地把汽车、钻戒和满头金发换成了现金。她卖得那样的果断、那样的坚决，她要让儿子在手术前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美国的大峡谷、法国的凯旋门……

母子俩一路欢笑，怎么看也看不够，怎么说也说不完。普钦可夫忘却疾病，完全沉浸在母爱的幸福里。

这样愉快的旅程却不得不在中国长城的烽火台上戛然而止，因为柳莎的随身听的声波有力地撞击她的耳膜：眼科专家巴甫琴科发明了视神经诱导接合剂，使移植眼球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只盲犬已重见天日。

柳莎母子分秒必争日夜兼程，很快就来到巴甫琴科医生面前，要求马上手术，把母亲的一只眼球移植给儿子。

巴甫琴科看见了柳莎的眼睛，那是一对世界上最漂亮最湛蓝最纯洁的眼睛。

“可眼球移植还从来没有在人身上试验过。”巴甫琴科说。

“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夫，把我的一只眼球移植给我的儿子吧，我和儿子就都有一个光明的世界。大夫，平白无故多出一个光明的世界，合算，合算。求您了。”柳莎恳切地说。

尽管柳莎的眼球和普钦可夫的眼眶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巴甫琴科努力努力再努力，人类史上第一次的眼球移植还是失败了，世界上徒添了两只义眼，一只在柳莎的眼里，另一只在普钦可夫的眼中。上帝就是这样，撒下了希望的火种，又浇灭了光明的火苗。

柳莎要进行第二次眼球移植：把她的第二个眼球移植给普钦可夫。于是，就有了一场艰难的对话。

“你是否知道最可能的结果？”巴甫琴科问。

“知道。”柳莎回答得很干脆。

“你坠入黑暗，你儿子也见不到光明呢？”

“知道，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能接受最坏的结果，能忍受一切痛苦。”

面对这样的母亲，巴甫琴科沉着冷静地做了第二例眼球移植手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术成功了。

柳莎和普钦可夫出院的那天清晨，天特别的蓝，风特别的暖，太阳和月亮都赶来看人间最动人的一幕：柳莎背着她的儿子，儿子闪着明亮湛蓝的右眼，发着走、停、左拐、右转的口令，母亲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一直向前。

Feeling

没有太阳，花朵不会开放；没有爱便没有幸福；没有母亲，既不会有诗人，也不会有英雄。

——高尔基

未上锁的门

凯瑟琳·金

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一个小女孩像今天许多年轻人一样厌倦了枯燥的家庭生活和父母的管制。

她离开了家，决心要做世界名人。可不久，她每次满怀希望求职时，都被无情地拒绝了。她只能走上街头，开始出卖肉体。许多年过去了，她的父亲死了，母亲也老了，可她仍在泥沼中醉生梦死。

期间，母女从没有什么联系。可当母亲听说女儿的下落后，就不辞辛苦地找遍全城的每个街区，每条街道。她每到一个收容所，都停下脚步，哀求道：“请让我把这幅画贴在这儿，好吗？”画上是一位面带微笑、满头白发的母亲，下面有一行手写的字：“我仍然爱着你……快回家！”

几个月后，没有什么变化。桀骜的女孩懒洋洋地晃进一家收容所，那儿，正等着她的是一份免费午餐。她排着队，心不在焉，双眼漫无目的地从告示栏里随意扫过。就在那一瞬间，她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会是我的母亲吗？”

她挤出人群，上前观看。不错！那就是她的母亲，底下有行字：“我仍然爱着你……快回家！”她站在画前，泣不成声，这会是真的吗？

这时，天已黑了下來，但她不顾一切地向家奔去。当她赶到家的时

候，已经是凌晨了。站在门口，任性的女儿迟疑了一下，该不该进去？终于她敲响了门，奇怪！门自己开了，怎么没锁？不好！一定有贼闯了进去，记挂着母亲的安危，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却发现母亲正安然地睡着。她把母亲摇醒，喊道：“是我！是我！女儿回来了！”。



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擦干眼泪，果真是女儿。母女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女儿问：“门怎么没有锁？我还以为有贼闯了进来。”

母亲柔柔地说：“自打你离家后，这扇门就再也没有上过锁。”

Feeling

世界上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 高尔基

闪光的母爱

刘 卫

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在一个风大雨大的夜晚，一辆肇事车将她从斑马线上撞飞出去，又在茫茫夜色中逃逸。她又是幸运的，交警、医院、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统筹协调，刚刚开通了“交通事故绿色生命通道”。这个“绿色通道”让她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最好的医疗救护，也没有医疗费用上的后顾之忧。

自从入院以来，她一直昏迷不醒。医生说她脑部神经受到损伤，也许永远也醒不了。她还有身孕，已经五个多月了。出于治疗上的需要，应该考虑引产。可当从神经外科转到妇产科病房，医生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实施这个手术，她腹中的胎儿不仅发育正常，而且在一些生命指数上，高于同孕期胎儿，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她的身世也是个迷。在事故现场，只遗落着她简单的行装。她是谁，她有着怎样的人生？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她的匆匆旅程是与谁相约？她腹中胎儿的父亲又是谁？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只要她不清醒，这一切都将无从得知。更没人清楚，她在出事之前，日子是快乐，还是忧伤。

她得到了妇产科护士最精心的护理。她们让她的身体始终干净清爽，散发着孕妇特有的芬芳。她们愿意与她共同呵护一个生命奇迹。



时光在她的昏睡中一天天地过去。后来她被推进了产房。再后来医生骄傲地宣布：5 公斤重的男婴，健康极了。那一刻有掌声响起。

护士小姐把她的孩子抱来给她看，她们觉得虽然母亲是植物人，但是也应该让母子见见面。她们惊喜地发现她胸前濡湿一片，有乳汁分泌。她们小心翼翼地把婴儿的嘴贴上去。随着婴儿本能地吸吮，她脸上的肌肤竟然在微微颤动，那分明是在笑啊。此后，每当护士把她的孩子抱来吃奶时，她的脸上都会出现这种幸福洋溢的表情，有时嘴里还会发出含混不清的音节，一如一位快乐的母亲在对着婴儿呢喃细语。神经科医生以此推

论：她的大脑可能一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只是神经中枢的连接出了问题，使她失去了语言与行动能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

她的身体早已虚弱到了极点。母乳喂养，只能加速她的衰竭。可是，谁又能忍心剥夺她这样一位母亲哺乳的权利。

三个月后，又一次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她终于平静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想领养她的孩子。几经权衡，我们还是选择了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的老院长说，他们不会让这个孩子受一丁点儿委屈，否则就对不起他妈妈。

依据有关的政策，她的丧葬费只有几百元，是不能把一个人体面地打发上路的。交警队事故科的同事，凑了二千元钱，请护士小姐们给她买几件新衣服。护士长却说：“不用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一天，医院所有已经做了母亲的和将来会做母亲的人，都去送她。护士长还说，她入院时体重 121 斤，分娩后体重 86 斤，临终前的体重只有 63 斤。她是在用自己的血肉孕育、哺育这个孩子。本来她生下他后，就可以“走”的，可是她怕自己的孩子没有奶吃，怕他觉得孤独，又坚持着在人生路上陪他走了一段。

后来护士们用这点钱给她买了一块平价墓地。没有她的名字，没有她的生平，所以墓碑上只有一行文字：“一个全身上下都闪烁着母爱光辉的女人。”

Feeling

If the world seems cold to you, kindle fires to warm it!

——Lucy Larcom

一位母亲写给世界的信

如 风 / 编译

亲爱的世界：

我的儿子今天开始上学。在一段时间内，他都会感到既陌生又新鲜。我希望你能对他温和一点。

你知道，直到现在，他一直是家里的小皇帝，一直是后院的主人。我一直在他身边，为他料理生活，给他感情上的慰藉。

可是现在——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今天早晨，他将走下屋前的台阶，挥挥手，踏上他伟大的冒险征途，途中也许会有战争、悲剧和伤痛。他要在他必须生存的世界中培育信念、爱心和提高勇气。

所以，世界，我希望你握住他稚嫩的手，教他必须知道的一些事情。教他——如果可能的话，温柔点儿。教他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恶棍，就有一个英雄；有一个奸诈的政客，就有一个富有奉献精神领袖；有一个敌人，就有一个朋友。教他感受书本的魅力。给他时间，去安静地思索自然界中永恒的神秘：空中的小鸟，阳光下的蜜蜂，青山上的花朵。教他知道，失败比欺骗要光荣得多；教他要坚信自己的思想，哪怕别人都予以否定；教他可把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以最高价出售，但绝对不要出卖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教他在暴徒的嚎叫中置若罔闻……并且在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站出来战斗。以温柔的方式教导他，但不要溺爱他，因为只有烈火才能炼出真金。

这是个很高的要求，世界，请你尽力而为。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家伙。

Feeling



父
爱
无
边



壮举

一个休闲的假日，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5岁的儿子去风景区登山。到了山下，儿子乖乖地俯在父亲的耳边说：“爸爸，咱们坐缆车吧！”爸爸牵着儿子的小手欣然应允了。

就在父子俩和十几个游客乘坐缆车预达山顶时，悲剧发生了：缆车脱轨了！急速从百余米的高空向地面砸去。缆车上的人惊恐万状。就在落地前的一瞬间，父亲把儿子奋力举起。

“轰”的一声巨响，缆车重重地砸在了地上，一条条生命也随之殒逝了。

只有这个5岁的孩子，由于被父亲全力举在空中，大大减少了巨大重力的冲击，而得以存活下来。然而，他的父亲双腿断裂，腿骨已深深地插入上体，但依然向上矗立着，铸成了伟大的父爱丰碑……

Feeling

父爱是儿女背靠的大山，一直坚强地、默默地挺立，临风遮雨，无怨无悔。父爱是一本书，需要我们敞开心灵认真感悟。父爱是一杯酒，需要我们屏息静神，细心品味……

父爱无边

高玉飞

一个南方女孩曾对我讲过这么一件事：

女孩每天早晨上班时，都要去父亲的住处，并且坐下来陪父亲喝一杯茶。女孩的父亲每天都要做上早餐等着女儿，因为他不想让女儿不吃早点就去上班。

在一个下雨的早晨，外面刮着冷风，女孩因为前一天晚上闹钟忘了定时而睡过了头。因此来不及去看望父亲，于是女孩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并作了解释。

“你真的不来了吗？”话筒里传来了父亲关切的声音，话音里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失望。女孩便向父亲保证：“爸爸，我明天一定去看您，真的。”

说完，女孩便骑上车去上班了。车刚出家门拐过弯，绕到房后时，女孩却发现冰冷的雨中站着自己孤零零的父亲，手里提着一只装着早点的方便袋，如一座爱的丰碑矗立在那里。原来女孩的父亲为了让女儿能够吃上早点，他一接完电话便赶了过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女孩的父亲怕女孩还要坚持坐下陪自己喝茶而耽误上班，他便一直默默地守候在女儿的屋后，丝毫没有上楼打扰女儿的意思……

女孩讲述到这儿，她的眼睛明显地湿润了，并且晶莹地闪烁着一种称做爱的亮光。我们常说：“爸爸爱我们，我们也爱爸爸。”其实，爸爸对我们的爱是大海，而我们对爸爸的爱至多也只能算得上是条透明的小溪，

与大海的浩瀚相比，根本微不足道。难怪我经常听人们这么说，父爱无边。

Feeling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existence.

—Sydney Smith

父爱昼夜无眠



尤天晨

父亲最近总是萎靡不振，大白天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新买的房子如音箱一般把他的声音“扩”得气壮山河，很是影响我的睡眠——我是一名昼伏夜“出”的自由撰稿人，并且患有神经衰弱的职业病。我提出要带父亲去医院看看，他这个年龄嗜睡，没准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父亲不肯，说他没病。再三动员失败后，我有点恼火地说，那您能不能不打鼾，我多少天没睡过安生觉了！一言既出，顿觉野蛮和“忤逆”，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父亲说话？父亲的脸在那一刻像遭了寒霜的柿子，红得即将崩溃，但他终于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我睡到下午四点才醒来，难得如此“一气呵成”。突然想起父亲的鼾声，推开他的房门，原来他不在。不定到哪儿玩麻将去了。我一直鼓励他出去多交朋友。看来，虽然我的话冲撞了父亲，但他还是理解我的，这就对了。父亲在农村穷了一辈子，我把他接到城里来和我一起生活，没让他为柴米油盐操过一点儿心。为买房子，我欠了一屁股债。这不都得靠我拼死拼活写文章挣稿费慢慢还吗？我还不到30岁，头发就开始“落英缤纷”，这都是用脑过度、睡眠不足造成的。我容易吗？作为儿子，我惟一的要求就是让他给我一个安静的白天，养精蓄锐。我觉得这并不过分。



有一件事很**重要**——

随时随地

不论处境如何

让生活中总听到

生命的乐章

父亲每天按时回来给我做饭，吃完后让我好好睡，就又出去了。有一天，我随口问父亲，最近在干啥呢？父亲一愣，支吾着说：没，没干啥。我突然发现父亲的皮肤比原先白了，人却瘦了许多。我夹些肉放进父亲碗里，让他注意加强营养。父亲说，他是“贴骨膘”，身体棒着呢。

转眼到了年底。我应邀为一个朋友所领导的厂子写专访，对方请我吃晚饭，并请我随他们到附近的浴室洗澡。雾气缭绕的浴池边，一个擦背工正在一肥硕的躯体上刚柔并济地运作。与雪域高原般的浴客相比，擦背工更像一只瘦弱的虾米。就在他结束了所有程序，转过身来随那名浴客去更衣室领取报酬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爸爸！”我失声叫了出来，惊得所有浴客把目光投向我们父子，包括我的朋友。父亲的脸被热气蒸得浮肿而失真，他红着脸嗫嚅道：原想跑远点儿，不会让你碰见丢你的脸，哪料到这么巧……

朋友惊讶地问，这真是你的父亲吗？

我说是。我回答得那样响亮，因为我没有一刻比现在更理解父亲，感激父亲，敬重父亲并抱愧于父亲。我明白了父亲为何在白天睡觉了，他与我一样昼伏夜出。可我深夜沉迷写作，竟从未留意父亲的房间没有鼾声！

我随父亲来到更衣室。父亲从那个浴客手里接过三块钱，喜滋滋地告诉我，这里是闹区，浴室整夜开放，生意很好，他已攒了一千多块了，“我想帮你早点把房债还上”。在一旁递毛巾的老大爷对我说，你就是小尤啊？你爸为让你写好文章睡好觉，白天就在这些客座上躺一躺，唉，都是为儿为女哟……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浴池。父亲撇下老李头，不放心地追了进来。父亲问，孩子，想啥呢？我说，我想，让我为您擦一次背……话未说完，就已鼻酸眼热，湿湿的液体借着水蒸气的掩护蒙上眼睛。“好吧，咱爷俩互相擦擦。你小时候经常帮我擦背呢。”父亲以享受的表情躺了下来。我的双手朝圣般拂过父亲条条隆起的胸骨，犹如走过一道道爱的山冈。

Feeling

父母对子女的感情，远胜于子女对父母之情。

—— 吉田松



拾馒头的父亲

邓 为

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

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

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

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

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

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得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

他就去拾馒头捡剩饭。

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

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我就离得远远的。

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地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

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袋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看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



我的泪就落下来。对不起了父亲，我是真心爱你的，可你偏偏是在学校里拾馒头，我怕被别人看不起呀！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

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试成绩排了年级第二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

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拾馒头的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伴着满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病了……”

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

第二天，我挟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进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蔫蔫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啊，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

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

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金秋九月，父亲送我去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Feeling

许多人探问快乐的条件，快乐只有在无条件时才会感觉得到。

—鲁宾 斯坦

家有升学女

蒋子龙

做父亲，真正是一门“做到老学到老”的学问。

最惨的是像我这样，年近“知天命”了，女儿才刚要考高中，对如何做父亲忽然没有把握了。

当她到夜里十二点多还不休息的时候，我一方面感到欣慰：她自己知道用功，我就可以省点心了。同时又感到心疼：小小年纪没黑没白，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一熬多半年，怎么受得了！

我有自己的生活规律，不可能陪着她天天熬夜。即使我能熬夜也不能天天陪她，要让她自觉为自己负责。

尽管这样说，只要我先她而睡，总是很不好意思，有点偷偷摸摸睡懒觉的感觉。深更半夜丢下女儿一个孤立奋斗，我还敢说自己是负责任的好父亲吗？

她进入初三下学期。我联合妻子跟女儿进行了一次长谈，共同分析了 she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初中毕业后 she 有三种选择：考高中、考中专、考技校。她选择了第一种，上高中。好，我们继续分析；上高中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非常单纯。高中有两种，一般的高中和重点高中。考上重点高中就有希望上大学；进入一般的高中，上大学的希望就渺茫了，考不上大学

就得被打入街道等待分配工作。

路，就是这么窄。

女儿的目标当然是选择重点高中。

要实现这目标就只有两个字：拼命。

虽然把该说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女儿的命运交由她自己去掌握，我们再管得过多只会干扰她，惹她厌烦。但她一言一行，情绪的细微变化，都受到我密切注视。我想女儿的心里也很清楚，父母嘴上说多照顾她的生活，不再过多地过问她学习上的事，其实真正关心的还是她的功课。她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父亲监察的目光。

她经常洗头，有时放学回来就洗。有时做一会儿功课再洗，一周要洗两三次。头发不长，每次都要耗费半小时左右。开始我以为她用洗头驱赶睡意，清醒头脑。后来发现每天晚上例行公事的洗脸漱口，她有时要磨蹭 40 分钟。每个动作都是那么慢条斯理，有板有眼，毛巾挂在绳上还要把四角拉平，像营房里战士的毛巾一样整齐好看，看似很认真，又像是心不在焉。

她这是得了什么病？

时间这么紧，一方面天天熬夜，一方面又把许多很好的时光浪费掉。

我很着急，却又不能为此批评她。连女儿洗头用多少时间，洗脸用多少时间，都看表，都想加以限制，这样的父亲未免太刻板，太冷酷无情了。

渐渐我似乎猜到了女儿为什么要借助于玩水而消磨时间。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与水的接触使她放松了，暂时可



以忘记课本，忘记那日益迫近的升学考试，排解各种压力和紧张。洗脸漱口谁也不能干涉，多亏每天还有一段自由自在的洗漱的时间。

让她保留一点能够让她轻松惬意的生活习惯吧。她活得太沉重、太劳累、太单调了。尽管她从小就被太多的爱包裹着，为了让她长见识，长身体，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带她外出旅游，让她看山、下海、走草原、钻森林，她和同龄孩子相比应该说是幸福的。不知她将来怎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我总觉得现在的孩子也许不会有终身难忘的童年记忆。他们一出生，最晚从上小学一年级起，竞争就开始了。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都会转嫁到他们身上。

现在的孩子活得像大人一样累，甚至比大人还要累。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孩子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父亲。做父亲就要这也担心，那也负责。而这种担心和负责却未必是孩子们所需要的。当初跟儿子的关系就足以让我们深思许多东西，从他上初中到进大学这段时间里，父子关系老是跟着他的分数线起伏不定，时紧时松。直到他参加工作才恢复自然和谐。

现在跟女儿的关系又有点紧张，除去跟她谈学习，似乎没有让我更感兴趣的话题。而谈学习正是她最厌恶的话题，常常一言不发，问三句最多答一句。

我把“父亲”这两个字理解得太神圣、太沉重了，因而潇洒不起来。好在我还有自知之明，在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修正自己。

Feeling

向高处，摘下心中的星辰；向深处，梦想未来的目标。

——潘美拉 史特



谁与我同行

严 忠 付

上初中时，学校每周总有二三晚的补习课。家中离学校有三里来地，白天不觉怎样，三蹦两跳便到了学校，夜晚就怵然了。

过一片稻田，翻一座山岭，而过岭是极惧怕的。一条窄窄的山道，铺着青石，两旁是过人的小树林，风一吹来，飒飒地响。间或林子里有夜莺和爬行动物鸣叫，全身毛孔大张，一身冷汗。有月亮时，从密密的枝丫间透出些淡淡的光亮来，洒在青石路上，行来可稍见轻松些；若遇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心口便如兜着一只小兔。

这时就想起母亲的话来，将头顶的发毛尽力往后梳，露出亮堂的额头来。母亲说，年轻人额头有团火，能驱妖逐魔。走夜路最怕的是碰上“鬼”这东西，尽管谁也没见过。总之，晚上补习归来，见四周漆黑，便无端想起了“鬼”来。

父亲见我害怕，便说：胆是锻炼出来的，你应该时时想到你是男子汉。

一晚补习归来，刚上山岭时，便见前面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个火把在移动。我高兴极了，心里也不再有了惧怕。我加快步伐，想赶上那火把，结伴过岭。谁知我的步子加快时，那火把移动的速度也加快了。

我的心顿时一阵惊跳，莫不是碰上老人们说的“鬼火”。夏天纳凉，老人们常说鬼的故事，都说荒郊野外有鬼火出没。一时间，我仿佛肩上压有千斤重担，两腿发软，寸步难移。

想到了父亲的话：你是男子汉。我多少鼓了勇气，艰难地一步步朝前走去。但当我放慢了脚步时，火把也放慢了移动的速度，始终与我保持几十米的距离。

下了山岭，便可见人家灯光了，我也松了一口气，一摸额头，却是一头的冷汗，深知那是吓的。下了岭走在平阔的田野上，那火把便在我眼前消失了。

回到家中，我把这件怪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世上根本就没鬼，夜晚的鬼火，是磷火。你在学校应该学过的，有甚害怕的。”

以后，我每次晚上回来，都能见到山岭上一支火把走在我的前面。虽然害怕，但我壮着胆子跟在后面，它终究没有伤害于我，并照亮我夜行的路，渐渐地，我便不再害怕了，我想那是与我一样夜行的路人。

那天，我告诉父亲，我不怕独自走夜路了。我甚至渐渐地感觉出夜行的快乐来——万籁俱寂，抑或虫鸣蛙叫，都有一份怡人的意境。这是不敢夜行之人所体会不到的。

从那以后，火把便在我夜行时消失了。毕业后，母亲告诉我，那是父亲打的火把。

Feeling



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有爱。

——勃朗宁



父亲的信

孙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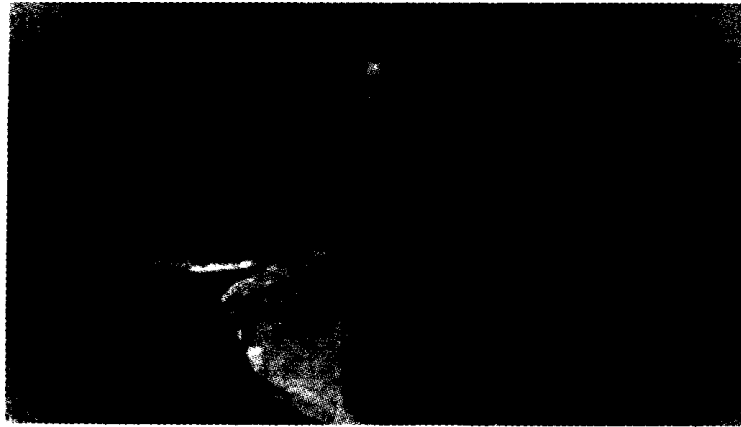
和前几次一样，李星把父亲的来信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

来这个远离家乡的小城工作已经快一年了，这期间，月月都要接到父亲的来信。偶尔一个月能接到两封。不过，所有的信，他只看过三封——前三封。

起初，他是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父亲的来信的。毕竟父亲一个人在乡下料理那一亩三分地，孤苦伶仃又体弱多病，让他放心不下。第一封信他在收发室里就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父亲不识字，一看就知道信是让邻居只上了三年小学就回家放羊的周二狗写的：

“儿子：你身体好吗？工作好吗？别担心我，我的身体还好，日子也还过得去。记住，别睡得太晚，别和别人打架，别和头儿顶嘴。还有，晚上起夜要披上衣服，别着凉了。爹说过了，要是你在外面惹了祸，爹就打断你的腿。父亲。”

这封信对他这个中专生来说，实在是短而无味，因此刚拿到信时的兴奋转瞬之间就化为失望。尽管他并没指望一辈子和黄土打交道的父亲能说出什么优雅的字句，但这封信也太过生硬，仿佛无话找话，让他丝毫感觉不到体贴和温暖。不过，他还是立刻写了回信（信中故意用了一些周二狗



肯定不认识的字词），向父亲说了一些小城和自己的工作情况。毕竟父亲省吃俭用供自己读完了中专，他也因此才有了这份工作，对这一点他是十分感激的。

接到第二封信时，李星开始感到父亲很无聊，因为除了把“晚上起夜要披上衣服”换成了“睡觉时不要开着窗户”外，其余和第一封信一字不差。这次他写回信就拖了几天。看完第三封信，他紧皱着眉头，脸上甚至流露出讥笑的神情。如他所料，这封信和上一封信的不同之处，只是将“睡觉时不要开着窗户”改成了“把蚊帐挂上，有蚊子了”。他终于决定以后不再写回信。当然，他并不是为了节省八毛钱的邮票，甚至也不仅仅因为面对如此简单粗陋的来信觉得实在无话可说，而是这其中还有一个小秘密——信的末尾，有一行写上又划掉的话，他经过仔细辨认，看出那是“我知道你手头紧，爹也过得紧巴巴”。这再清楚不过了；父亲想向他要钱，可是考虑到他才工作不久，又觉得不妥，所以让周二狗把那句话划掉了。对此他的心中顿生怨言：乡下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即使日子过得紧张，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可这里不行，同事间的应酬自然免不了，自己也不能吃穿太寒酸，更何况他现在正向打字员顾芳献殷勤。上次请她吃饭一家伙就花去了他半个月的工资，因此自己到月底还对着瘪口袋发愁呢，

哪还有多余的钱往家里寄呢？当然，这些话是不能对父亲说的，说了他也不会理解。而且，父亲这次把那句话划掉了，没准儿下次就真会写上，到那时，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思前想后，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不写回信，也不看信，这样眼不见心不烦，落得个清静。

如今他的抽屉里已经有十几封没有拆看的父亲的来信。

他洗完澡，擦完脸，对着镜子把头发梳理整齐。宿舍里的人都到食堂打饭去了，整幢楼显得很安静。今晚他约好顾芳到外面吃饭，因此在宿舍等她打扮好了来叫他。

有人敲门。他兴高采烈地开门，却见不是顾芳，而是同乡郭立。

“你爸给我来了一封信，问你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你一封信也没回？真不明白，你怎么不写回信？唉，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

郭立冷冷地说着，不等他开口问，就狠瞪了他几眼，扭头走了。

这可真让人扫兴。他愤愤地坐到床上，深怪父亲竟然给别人写信打听他的消息。稍一思考，他的嘴角就不禁露出一丝冷笑：不就是为了钱吗？写信来要钱，见没有结果，急了。哼！看他找什么理由要钱！——他这样想着，就拉开抽屉，拿起刚收到的那封信，狠狠地将信皮撕开。

当他将信纸抽出并抖开时，一张五元的纸币轻轻飘落到地上！

他的心一惊，连忙看信的内容，见信的末尾清楚地写着：“我知道你手头紧，爹也过得紧巴巴，所以别怪爹邮的钱少。”

他发疯似的把抽屉里的信一一拆开。每一封信里都夹着一张五元的纸币，而信的末尾都写着那句同样的话。

Feeling

同做父亲的信任儿子一样，儿子也必须信任父亲。

——别林斯基

我和父亲的“战争”



红 儿

那时候我的父亲——原谅我的不孝——是一个暴躁严厉的人。并且由于他当时处境不佳，在家里他常常愿意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那时我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人说的不对，你就不听了吗？”他常常呵斥我做一些我不愿做的事情。在他面前，我总是手放在背后，局促不安地站着，不知自己又做错了什么事。

我上初三的那年，有一天我刚刚放学，一蹦一跳地跑进家门，正撞见父亲怒目注视着我。我低着头，感到自己被笼罩在黑色的注视下。

父亲问：“单元门口那个男生是谁？”

我知道他指的是谁，那是一个我从来没说过话的邻居。但是在父亲面前，这些话却说不出口。我用沉默的姿态抵抗着，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坚硬的冷气。有时候我知道完全是我的对立姿态惹来事端，可这种情形绝不是一天两天了，每次我简直忍不住。

父亲一字一顿地说：“女孩子从小就不学好！以后我再看见他，就打断你的腿，也打断他的腿！”

其实只不过是一句话，然而这句话的分量是一颗高傲自尊而稚嫩的心灵所承受不住的。多少次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就会沉下去，仿佛一



扇窗子“嘎吱”一声缓缓地关上了，屋里顿时全是黑暗。

妈妈轻轻地坐在我身边。很小心地拈掉我衣领上的一根头发，说：“你爸爸脾气是不好，可他心里是为你好。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你大了就懂了。”

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我父亲也到了退休年龄，时间化解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战争。但我和父亲说话仍然不多，有时我看着他白发，就常常想起妈妈的话：“没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想，在一个家庭里，什么才是更智慧、宽容、仁慈的爱？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我想我会努力使她的童年记忆中布满阳光、海棠和丁香花丛，我会以我的“战争”经验启迪她的爱的觉悟。

Feeling

父子之间冲突着。但倘用神通将他们的年纪变成约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鲁 迅



爱的 觉 悟





爱的果效

有一家养鸡场，鸡下蛋的比率还算正常。后来，鸡场主人的儿子娶了位爱唱歌的媳妇，鸡下蛋的比率就一再刷新记录。

这个儿媳妇除了每天都抽空跑到养鸡场附近唱唱歌外，对鸡更是温柔有加，每次喂饲料时，总是不时抚摸一下它们的脖颈及大腿。

该农场平均每一百只鸡当中即可生下九十个蛋，这记录迄今仍未被打破。有不少养鸡专家到该农场研究，他们一致的结论是：所有动物都会回报人的关怀与体贴，甚至感恩图报。

Feeling

乌鸦知反哺，羊羔跪乳。对于父母所给予的恩情我们更应该铭记，更应该去报答。当我们矢志于此，世界将会因为你、我而变得更加美好。

母子鸟



鲁先圣

在地球最北端的格陵兰岛上，有这样一种鸟：假如你逮住了母鸟，用不了多长时间，它的孩子们一定会千方百计飞来寻找它的母亲，不论你把母鸟藏到哪里，带到多远的地方；同样的，假如你逮住了雏鸟，它们的母亲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到它的孩子，不论你把它的孩子带到哪里。

岛上的人们把这种鸟叫母子鸟。

格陵兰岛的大部分土地都在北极圈以内，土地常年冰封。岛上的猎人只要想办法逮住母鸟或子鸟，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大批的鸟自投罗网了，这是何等事半功倍的事情啊。但是，格陵兰岛上的居民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千百年来，岛上从来就没有人去射杀母子鸟。现在岛上的人谁都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许射杀母子鸟的，只是知道，从一懂得事成为猎人起，长辈的人首先就会告诉你，永远都不许射杀母子鸟。这个传统一辈一辈地流传下来，成为格陵兰岛上不成文的法律。

格陵兰岛上几乎没有三口两口的小家庭，大都是几十口的大家庭，直到实在住不开了，才恋恋不舍地分开居住。人们说，连鸟都知道亲情团圆，都知道千里相随，我们为什么要骨肉分离呢？

岛上的大部分居民还处在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但几乎所有到过这个岛



上的人，都为他们注重亲情、和睦相处的情景而震惊。岛上几乎没有什么法律，更谈不上军队和警察，但人们却和睦快乐地生活着。医生给人治病，都会凭着自己的良知倾其所能，因为他知道在病人的家里，许多亲人正在焦急地盼望着。商人也没有去做坑人骗人的奸商，因为他们知道，假如是坑骗了孩子，会令他们的父母痛心；而坑骗了父母，会连累了他们的孩子。整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在这么想，每一个人都是有父母有孩子的人，都有许许多多的亲人在牵挂着，不能做伤害人让人痛心的事情啊。

道德和爱能帮助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列 宁

男孩和他的树



杨明泽

很久以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苹果树，有个小男孩很喜欢在树下玩耍。他常常爬上树摘吃苹果，或是在树下睡个午觉……他非常喜欢这棵树，而树也喜欢和他在一起。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男孩慢慢长大了，他不再天天来树下玩了。有一天男孩来到了树下。“来，和我玩吧”树对孩子说。“我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不想再爬树玩了”孩子回答说，“我想要很多玩具，我需要钱去买它们。”“对不起，我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摘去所有的苹果并卖掉它们。这样，你就有钱去买玩具了。”男孩非常高兴，他赶快摘下所有的苹果，高高兴兴地走了。

从那以后，男孩有很久没有再回来。大树非常伤心。

一天，孩子终于回到树下，大树非常高兴。“来和我玩吧！”“我需要房子，你能给我一栋房子吗？”男孩问。“对不起，我没有房子，但你可以将我的树枝砍下来去营造房子。”于是男孩将大树所有的枝干砍下，高高兴兴地离去了。

大树因为孩子的喜悦而喜悦着。但是，打那以后，孩子却一直没有再来。大树又一次感到孤独和忧伤。

炎热夏季的一天，孩子回到了树下，大树欣喜若狂。“来和我玩吧！”大树说。“我很忧伤，我岁数已不小了。我想出去航行来使自己身心放松。你能给我一艘船吗？”男孩问。“用我的树干去造你的船吧。这样你就能出海航行并感到快乐了”大树回答。于是孩子伐倒大树，造了一艘船。他扯帆航行去了，很久都不见他的踪影。

最后，那个孩子再回到树下已是多年之后了。

“很抱歉，我的孩子，我已没有什么再给予你了，再也没有苹果了……”大树说。“我已经没有牙了 吃不动苹果了”那个孩子说。“……我也没有枝丫供你攀爬了……”大树又说道。“我太老了 爬不动了……”那个孩子苦笑着。“……我什么也无法给你了，只剩下我那将要死去的树根了”大树说着流下了眼泪。“我需要的已经不多，我只想要个坐下休息的地方。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疲惫不堪了”孩子说。“太好了”大树高兴起来，“老树根是个可以倚靠在上面休息的最好的地方了。来，坐在我的身上休息吧。”

那个孩子坐在树根上，大树微笑着，流下喜悦的泪水。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棵大树就是我们的父母。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喜爱与爸爸妈妈一起玩耍，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们。只有当我们需要某种东西或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才回到他们的身边。不管怎样，父母永远会等在那里给予我们他们所有的一切来使我们感到幸福。

时间对于那些等待的人来说太慢，对那些快乐的人来说太短，而对于那些懂得亲情之美并善于表达至美亲情的人来说，时间就是永远。

没有什么能与父母的爱相比，他们全心为你，慷慨给你，
温和教你，并且深深爱你。

——艾米纽斯

写给母亲的信

文涛 / 编译

17岁那年，我决定参加美国海军。母亲尽其所能劝阻我，想让我放弃梦想。但是，年轻人往往对梦想与希望有着一种近乎冥顽不灵的偏执，我也是这样。最后，她还是在应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意了我的决定。

新兵训练结束，我得知自己被派驻世界的另一端，菲律宾萨比克海湾。参军之前，我还从没有去过离家乡新泽西州 80 公里以外的地方。新兵的生活是寂寞而枯燥的，我们这样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却并未因此而失望，反而在平淡的军旅生涯中发明了许多排遣寂寞的娱乐方式。

到达菲律宾两年后的一天，我被路提那特长官叫到办公室。他看起来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是我敢肯定，他叫我来决不仅仅是想和我随便聊聊天。

站在办公桌前，我焦急地等待着，就好像学生在等待老师审阅自己的试卷。他抬起头说：“上士，在过去的六个多月里，你为什么不给母亲写信？”

我感到膝盖有些软。“有那么长时间吗？”我心中暗想。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说，长官。”

路提那特长官望着我的眼神中充满疑惑。事实上，我们这群年轻的海

父母对子女**珍爱**如自己的**生命**,问寒问暖,无微不至。

儿女的生日,最先为你**祝福**的是父母;

儿女的**苦乐**,最为你**牵挂**的是父母。

舐犊情深,父母之爱,深如**大海**。

军在闲暇时间里有很多娱乐方式，以至于其他事情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都不重要了，也包括写信。

路提那特告诉我，母亲已经与美国红十字会联络过了，红十字会将这件事通知了我的长官，并告知我没有写信是错误的。然后，他问道：“你看见那个桌子了吗？上士。”

“是的，长官。”

“打开那个最上面的抽屉，你会看到一些纸和笔，就坐在这儿，找些事，写给你妈妈。”

“是长官。”

写完信，我重又站在他面前。

“上士，我命令你每周至少给母亲写一封信，你明白吗？”

“是，长官。”

自从那天以后，我不再需要长官站在我的面前命令自己，写下挚爱深情的信了。……

三十五年后，母亲已进入垂暮之年，脑部病情不断恶化，不得已，我把她送入疗养院。在为她整理物品时，我注意到有一个老式的雪松小木盒子，在盒子最底下用一条明亮的红色缎带系着摺信。

这都是我在菲律宾时在命令之下写的信。那个下午，我坐在她卧室的地板上，仔细地阅读着每一封信，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儿子，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曾因为缺少关心与爱而深深地伤害了母亲。

懂得这些，也许对母亲而言太晚了，但是对我来说，认识到这点始终是好的。

幸福是深刻的东西，要慢慢刻在青铜铸成的心上。

—— 雨 果



我是父亲的儿子

朱丽叶·加弗

一个宇航员的儿子是难当的，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会因此而指望你在各个方面都是杰出和完善的。而我是一个普通的、11岁的少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至于说到打篮球、玩橄榄球、踢足球和打棒球等，我也都很平常。

我常感到纳闷我父亲怎么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儿子，而他无论干什么都干得特别好。在念高中时，他曾是橄榄球队队长、班长及校刊编辑。

不过，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有一种无人知晓的小才能——我常在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用一个红笔记本写诗歌和小说。

现在，我梦想着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但我曾经梦想过要做点什么惊人的事情，以加深父亲对我的印象，并且让他为我而感到自豪——如像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一个小孩或把抢老太太钱的强盗赶走之类的事情。

一天上午，我在学校上课时睡着了（我常常这样），正当我梦见自己成了好像发现速效治癌药或治精神病药剂那样的英雄时，突然听见我们的英语老师宣布：学校为纪念父亲节要举行文章比赛。

“我希望在我们这个班上能有一个获奖者。”她说，“家长与教师协会已捐赠三种现金奖——一等奖为100美元；二等奖为50美元；三等奖为

25 美元。”

放学后，我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构思自己的文章。我可以这样开头：“我父亲是个宇航员。”不！我决定不这样写，也许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都把我父亲视为一个宇航员，但在我的眼里却不是这样。

到家后，我匆匆吻了妈妈一下，然后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手拿着笔和纸坐了下来。我开始考虑应写点什么。

我怎样看待父亲呢？嗯……

孩提时代，当我夜里做噩梦时，我看见他在黑暗中与我坐在一起。

我看见他教我怎样使用棒球和怎样传球。

我记得当我心爱的狗斯波蒂被汽车撞死时，他是怎样紧紧地搂抱着我。

我还记得在我 8 周岁的生日聚会上他带来了一只新的小狗。这是怎样让我惊喜不已。当我哭鼻子的时候，他总是在其他孩子面前帮我搪塞，告



诉他们我有一种严重的过敏症，并说：“大卫每年这个季节都过敏得厉害。”

我还记得当鲍勃爷爷去世时，他是怎样坐在我身旁耐心向我解释人死是怎么回事。

这些就是我要写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宇航员，而且是我的爸爸。

我理出了所有这些忘记中的往事，并把它们写进了文章里。第二天我就把文章交了，并且意外地得知星期四晚上所

有获奖的文章都要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当众宣读。全体家长和学生都要应邀出席。

星期四晚上，我父母与我一起去了学校。我们一个邻居说：“大卫，我断定你会在比赛中取胜。我敢说你写的一定是做一个宇航员的儿子的感受，而在整个城里惟有你才能写这个内容。”

我爸爸看了我一眼，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不过我没把文章给他看。此刻，我几乎希望自己不是属于获奖者之列，因为我不想仅仅凭着父亲是个宇航员这一点去取胜。

当宣布三等奖不是我时，我既松了一口气又感到有些遗憾。埃伦·戈顿获得了三等奖。她上台宣读她的文章，被顺利通过了。她写的是“比生父还好的”父亲。当文章接近尾声时，我听到听众中有吸鼻子和擤鼻涕的声音。我妈妈在吸鼻子，爸爸轻咬着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下面，宣布二等奖的获得者——正是我。

我站起来向台上走去，膝盖在打战。我读着自己的文章，不知是否声音也在发抖。不论怎么说，在那么多人面前站起来是让人害怕的。我把文章的标题叫做“我是父亲的儿子”，我边念边注意看着我的父母。宣读完毕后，听众们鼓起掌来。我看见父亲在擤鼻涕，泪水从妈妈的脸上流了下来。我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爸爸 我看你也患过敏症了。”我想开开玩笑说。

爸爸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说：“儿子，这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

这的确也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伟大的英雄或诺贝尔的获得者，但就正是这一点就已足够了——我是父亲的儿子。

We can only learn to love by loving.

——Iris Murdock

你们从没告诉过我

杰弗里·L·艾恩

妈妈、爸爸，我决定要感激你们。你们上个月离家去亚洲度假的时候，曾把家托付给我掌管。结果，我现在体味到了你们为我们这些子女的健康成长所默默忍受的一切。

在起初的三个礼拜里，事情进展得一帆风顺。遵照你们的嘱咐，我每天上午 10 点或下午 4 点后给草地浇水，每个礼拜还给室内的花草浇一次水。妈妈，我每天出去遛四次狗，因为你说过狗要多遛，这很重要。还记得吗？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去做了。是啊，我是一个好孩子。然而，从你们宝贝女儿凯莉结束夏令营回家后，我便成了一个业余父亲。也就是打那会儿起，麻烦统统来了。

起先，她把要买的东西列了一张清单，你们知道，凯莉是吃素的。唉，她的口味完全和我不一样。当然喽，妹妹嘛，总是要依她的。所以，我去买了。我想我买的东西棒极了，既有益于健康，价钱又不贵。可是，当我拎着袋子兴冲冲踏进家门的时候，我听到的则是“这些玩意儿真糟糕。”和“你为什么不买真冰淇淋？”

“真是这样吗？”“哼”我只能这样回答她。不过，我还是告诉她去市场买东西的毕竟是我。

就是这样总让人窝着火！也就是这样勉强一天天地应付着！如果这就是为父母之道的話，真谢天谢地，你们就要回来了。

还有西斯，他请朋友来家过夜，这我不介意。我介意的是前一天我做的半加仑的柠檬汁一下子就被他们喝光了，还有半加仑的人工薄荷冰淇淋片。尽管凯莉一再提醒那东西不好消化，可还是被他们吃了，吃得一干二净。

妈妈、爸爸，你们做过好几千加仑的冰橘子汁。想喝一点的时候，你们会走到冰箱前，打开门，满怀希望地去拿那只高高的饮料杯。可是，却发现那只塔卜威尔饮料杯里已是空空如也，留下的只有一些干涸的橘子汁残迹。现在我已懂得你们此时此刻可以做出的反应，是我喝完了饮料吗？不会，肯定不是我。



不久之后，凯莉让我度过了一个更加充满“生机”的礼拜。有一天早上，我仔细看了一下地板，便决定要好好地擦它一下。干这活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我把清洁剂倒进桶里，把拖把沾湿。然后，我把地板擦了又擦。妈妈，你从没告诉过我那氨味有多浓。不过，地板的确是被擦得一干二净、闪闪发光。之后，我就出去干活了。

你们猜猜看，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干干净净的地板上却是黏糊糊的。这是怎么回事？从前，好像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我稍微一查便知

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凯莉把做面包的糖洒到了地板上，想用热水把它擦干净。唉，妈妈，现在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吧。水和糖搅和在一起就是黏糊糊的。

哦，对了。我们还经历了一回小小的灾难。你们在亚洲一定没听说过。前不久，因受热带低气压风暴的影响，南加州下了雨。你们也许知道家里房顶上有一个小洞——这我当然不知道，要不然我会采取行动补漏的。不管怎么说，要是看到你们房屋的天花板如今已经躺在地上了，你们可千万别大惊小怪的。

保险公司的人说，修一下天花板要一万五千块钱左右，但你们不必担忧。

你们就要回家了，我非常高兴，因为再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你们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教育子女，每天洗洗擦擦，还要遛狗。我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把时间留给自己。

所以，对你们——亲爱的爸爸和妈妈，对所有那些可能会略感到受子女怠慢，得不到感激和信任的父母，我想说这番话来偿还过去所欠下的感情债。我希望自己能以某种方式代表所有那些从前视而不见父母之恩的儿女们，向父母亲弥补自己的过失。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二十年了，我才知道说这话。妈妈、爸爸，我感激你们，我真心地感激你们。

生活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巴金

人生如下棋

林 夕

父亲喜欢下象棋。那一年，我大学回家度假，父亲教我下棋。

我们俩摆好棋，父亲让我先走三步，可不到三分钟，三下五除二，我的兵将损失大半，棋盘上空荡荡的，只剩下老帅、仕和一车两卒在孤军奋战，我还不肯罢休，可是已无回天之力，眼睁睁看着父亲“将军”，我输了。

我不服气，摆棋再下。几次交锋，基本上都是不到十分钟我就败下阵来。我不禁有些泄气。父亲看看我说：“你初学棋，输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知道输在什么地方，否则，你就是再下上十年，也还是输。”

“我知道 输在棋艺上。我技术不如你 没有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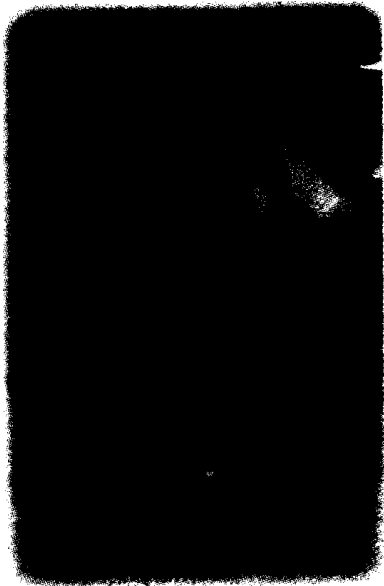
“这只是次要因素 不是最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奇怪地问。

“最重要的是你心态不对 你不珍惜你的棋子。”

“怎么不珍惜呀？我每走一步，都想半天。”我不服地说。

“那是后来。开始你是这样吗？我给你计算过，你三分之二的棋子是在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失去的。这期间你走棋不假思索，拿起来就走，失了也不觉得可惜。因为你觉得棋子很多，失一两个不算什么。”



我看看父亲，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后三分之二的时间，你又犯了相反的错误：对棋子过于珍惜，每走一步，都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一个棋子也不想失，结果一个一个都失去了。”

说到这，父亲停下来，把棋子重新在棋盘上摆好，抬起头，看着我，问：“这一盘待下的棋，我问你，下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赢啊！”

“那是目的，”父亲不满地看了我一眼，“下棋最基本的原则是得、失。有得必有失，有失才有得。每走一步，你心里都要非常清晰：为了赢得什么，你愿意失去什么，这样才可能赢。可惜，大部分人都像你这样，开始不考虑得失，等到后来失得多了，又过于考虑得失，所以才屡下屡败啊！其实不仅是下棋，人生也是如此呀！”

我看着父亲，又看看眼前的棋，恍然顿悟：人生不就是一盘待下的棋吗？所不同的是，有的人，棋刚刚摆好，还没开场；有的人，棋已经下了一半，得失参半；而有的人，棋已经接近尾声，尘埃落定！

人生如下棋，不管多么精彩的棋，其中总有遗憾。

人生也不如下棋，下棋最大的好处是：如果你下错了，还可以接着下。

Just being yourself—that is perhaps what
love is.

——Anonymous



6岁那年的圣诞节

弗洛伊德·德尔

那年秋天，我穿着一双鞋底快要磨穿的鞋子去上主日学校。有一次，校长将各个班级的学生全部召集起来讲话，说这些日子人们的光景不太好，许多贫困的孩子甚至吃不饱肚子。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校长号召大家在下个星期日从家里带些食品来接济那些穷孩子。我为那些孩子感到十分难过。

学校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小信封，好让家长捐些钱放在里面让我们带回学校去。主日学校那位漂亮的女老师对我们解释说，小信封的左上角需要写上我们的名字，我们可以自己写，也可以由家长代写。回家后，我就把学校通知的事情告诉了妈妈。紧接着的那个星期日，妈妈给了我一小袋土豆，让我带到学校去。我想，那些穷孩子的妈妈可以用它们来煮土豆汤。在我看来，土豆汤可是好东西。爸爸是个很幽默的人，时常装着吃惊的样子说：“啊！我知道我们今天又能喝上营养丰富的土豆汤了！”我们每天都喝，这真是件叫人心满意足的事。那些日子，爸爸整天呆在家里，天天如此。对此我很高兴，尽管他在阅读前总统格兰特的回忆录时显得脾气暴躁。我们家几个孩子只有我跟爸妈住在一起，其他几个都远在别处。我最大的哥哥在昆西，另外几个在哪儿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许在乡下亲

戚家里吧。

我扛着那一小袋土豆到了学校，四下环顾，寻找那些穷孩子。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找不到他们。我只在故事中听说过穷孩子。老师叫我跟其他孩子一道把捐献的物品放到房间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还随身带来了那个黄色小信封，里面装了一些钱，是给那些穷孩子的。妈妈把钱放进去时将信封封了口。她不愿告诉我到底放进了多少钱，但我觉得大约是几角硬币。她不让我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我已经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并且为此感到骄傲。但妈妈坚定地说，不用写了，没有必要写。她没告诉我为什么。在去主日学校的路上，我用手按了按信封里的硬币，发现里面不是角币，而是几个分币。

我交上信封时，老师注意到我没写上名字，便给我一支铅笔，说我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我就写上了。但我感到有些迷惑，妈妈可是叫我别写的。回家后，我对妈妈如实相告。她显得很不安，说：“我可是叫你别写的！”她没做任何解释。

那个秋天，我再也没有回去上学了。妈妈说是因为我病了。开学的那个星期，我的确患了感冒。我在排水沟里玩耍，打湿了双脚，因为鞋底有洞。爸爸用薄纸板为我剪了一双鞋垫，我垫在鞋里。只要我呆在家里不出门，纸鞋垫还是管用的。

我被“囚禁”在家里，没有玩伴。我们家没订星期日报纸，只有一张地方周报。尽管我认不出那些细小的文字，但我看到上面印有圣诞老人和冬青花环的广告。

厨房里有日历，星期日和节假日都是红色字体，红色的“25日”是圣诞节。星期日我是知道的，因为每逢星期日，我就透过窗户，看到邻里的孩子衣着整洁地去上主日学校。而这年的圣诞节是星期一，我确知圣诞节就要到了。

可事情有些蹊跷！爸妈对过圣诞节的事闭口不提。有一次我向他们提起，面对我的却只有一种奇怪的、令人尴尬的沉默。于是我再也不想说这

事了。但我疑惑不解，也为此苦恼不堪。为什么他们要缄口不语呢？难道是我索要的礼物（我已经记不清当年我索要了什么礼物）过于贵重吗？

我不再任性，也不再多话。我变得沉默寡言，心里却感到害怕。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他们不愿谈一谈圣诞节呢？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渴望爸妈透露一点有关的消息。

圣诞夜到了。这个日子我不可能弄错。但爸妈还是只字未提。我整天都在痛苦和迷茫中等待。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饭，并获准在睡前可以多玩一个小时。我等着他们开口说话，可妈妈最后却轻轻地说：“你该去睡觉了。”我不得不开口了。

“今天是圣诞夜，不是吗？”我问，仿佛不知道一般。

爸妈相互凝视片刻，之后妈妈移开了视线。她脸色苍白，没有表情。爸爸则装出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清了清嗓子，假装说他不知道今天是圣诞夜，因为他一直都没看报纸了。他说他将进城去把事情搞清楚。

妈妈站起来，走出了房间。我也不想看到爸爸那一副强颜欢笑的样子，干脆起身去睡觉。我没有开灯，独自一人进了卧室，在黑暗中解衣就寝，钻进被窝。

我感到浑身麻木，就像遭受了一场打击。我憋闷得呼不出气来，从头到脚一阵剧痛。躺在床上，我慢慢地明白了许多事情——为此我惊呆了。

我心灵的痛苦是继身体的痛苦之后来临的，这时我恢复了知觉。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秋天我只能带一小袋土豆去主日学校，为什么那个黄色的小信封里只装有少得可怜的几分币，为什么



我被迫辍学，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新鞋穿，为什么接下来的整个冬天全家人都只能靠喝土豆汤来填肚子……所有这一切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里放映，显得意味深长。

接着，这些“为什么”凝成了一句话——我对着黑夜说：“因为我们穷！”

这正是原因所在。我就是那些我曾为之感到难过的穷孩子中的一员。妈妈一直没有告诉我事情的真相。爸爸长期失业，我们根本没有钱。家里哪里还有庆祝圣诞节的气氛呢？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我躺在黑暗中反复对自己说。我必须面对现实，适应目前的境况。我曾经有许多梦想，我想过要去读密歇根大学——之后去当一名律师——在广场上对着公众做演说——之后当选美国总统。可我如今明白了许多事情……

我曾经向爸妈要过圣诞节礼物，我再也不会了。我不再想要任何东西。

我感到一阵伤痛，却又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以前的一切不过是梦魇一场。这是我六岁那年的圣诞节，我没有悬挂任何长统袜，可当我睁开眼睛，我发现，床脚上却真切地挂上了一只。那是一袋爆玉米花和一支铅笔，是爸妈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他们在我得知圣诞节到来时已经尽其所能。可他们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我真的什么都不再想要。

最富足的人是满足一无所有，因为满足便是自然的财富。

—— 苏格拉底



现在就做

丹尼斯·E·马诺宁

最近，在我为成年人上的一堂课上，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我给全班出家庭作业！作业内容是“在下周以前去找你所爱的人，告诉他们你爱他。那些人必须是你从没说过这句话的人，或者是很久没听到你说这句话的人”。

这个作业听起来并不难。但你得明白，这群人大部分年龄超过了 35 岁，他们是在被教导表露情感是不对的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不能表现情感或哭泣（这是绝对禁止的），所以对某些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家庭作业。

在下一堂课开始之前，我问他们，是否有人愿意把他们对别人说他们爱他而发生的事和大家一同分享。我非常希望有个女人先当志愿者，就跟往常一样。但这个晚上有个男人举起了手，他看来深受感动而且有些害怕。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子（他有 6 英尺 2 英寸高），他开始说话了。

“丹尼斯，上礼拜你布置给我们这个家庭作业时，我对你非常不满。我并不感觉有什么人需要我对他说这些话。还有，你是什么人，竟敢教我去做这种私人的事？但当我开车回家时，我的意识开始对我说话。它告诉我，我确实知道我必须向谁说‘我爱你’。你知道，打从五年前我的父亲

和我交恶了，从那时起这事就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彼此避免遇见对方，除非是圣诞节或其他家庭聚会中非见面不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几乎不交谈。所以，上星期二我回到家时，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告诉父亲我爱他。

“说来很怪，在做这决定时我胸口上的重量似乎就减轻了。

“我一回到家，就冲进房子里告诉我太太我要做的事。她已经睡着了，但我还是叫醒了她。当我这样告诉她时，她还没真的完全清醒，却忽然抱紧我，打从我们结婚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看我哭。我们聊天、喝咖啡到半夜，感觉真棒！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急忙起床了。我太兴奋了，所以我几乎没睡着。我很早就赶到办公室，两小时内做的事比从前一天做的还要多。九点时我打电话给我爸问他我下班后是否可以回家去。他听电话时，我只是说：‘爸，今天我可以过去吗？有些事，我想告诉您。’我父亲以暴躁的声音回答：‘现在又是什么事？’我向他保证，不会花很长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同意了。五点半，我到了父母家，按门铃，祈祷我爸会出来开门。我怕是我妈来应门，而我会因此丧失勇气，干脆告诉她代劳算了。但幸运的是，我爸来开了门。



“我没浪费一丁点时间 踏进门就说 爸 我只是来告诉你 我爱你。

“我父亲似乎变了一个人。在我面前，他的面容变柔和了，皱纹消失了，他禁不住哭了。他伸手拥抱我说：‘我也爱你，儿子，而我竟没能对你这么说。’

“这一刻如此珍贵 我希望它凝滞不动。我妈满眼泪水地走过来 我弯下身子给她一个吻。爸和我又拥抱了一会儿，然后我离开了。长久以来我很少感觉这么好过。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两天后，我那从没告诉我他有心脏病的爸爸忽然发病，在医院里结束了他的一生。我并不知道他会如此。所以我要告诉全班的是 你如果必须做 就不要迟疑。如果我迟疑着没有告诉我爸 我可能就没有机会！把时间拿来做你该做的，现在就做！”

我们做不了什么伟大的事，但是可以在小事中付出大爱。

—— 德蕾莎修女



荒
漠
甘
泉





泥 土

一个游人到荷花池欣赏荷花，不禁为荷花生长在泥土里而发出叹息：“美丽的荷花呀！你有亭亭的风姿，芬芳的气息，可惜生长在泥土里，真是不幸呀！”

荷花对游人说：“你错了，知道吗？泥土拥有我全部的生长过程，和我是生命的同体，它孕育我萌芽新生，默默培育我成长。你所见的，不过是我的外在形象，而泥土却拥有我整个生命。”

荷花自豪地说：“泥土就是我的母亲。”

Feeling

无论父母是丑、是美、是穷、是富，犹如泥土，哺育我们成长，撑起我们的生命。

金色小提琴



思 维

从海利记事开始，每天吃过晚饭，在乐团工作的父亲就会拿起那把金色的小提琴，拉一曲悠扬的《爱的女神》。这时，母亲总会用浸了梔子花和薄荷叶的水洗她那一头漂亮的栗色长发，然后抱着海利，轻轻地和着父亲的节奏唱歌……

海利 7 岁那年，母亲因为肺病而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父亲好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那双深邃的蓝眼睛充满了忧郁的神色。好几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海利看见父亲还在房间里默默地擦拭着那把金色的小提琴，一遍又一遍。

不久，父亲所在的乐团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解散了，一家人的生活开始变得窘迫不堪。

日子一天天过去，海利也长大了。海利 18 岁那年，考取了剑桥大学。在一次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蒂娜，她的父亲是伦敦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当他告诉她，他母亲的曾外祖母是欧洲王室的公主时，蒂娜的眼睛里立刻闪烁出兴奋的神色，她马上和他谈论书中读到的王冠、钻石、宴会和爱情，说那是她向往的一切。说不清是虚荣还是自卑，海利没有继续给她讲自己现在的家庭，讲那个破旧的小院和父亲那有点儿

微驼的背。

海利把自己有女朋友的事情告诉了父亲，他说恋爱的开销很大，所以他不得不去打好几份工。父亲很快来信了，他说他最近已提升成为主管，加了薪水，以后可以给海利寄更多的生活费，要海利不要太苛刻自己。

暑假到了，海利随蒂娜到她在伦敦的家。金碧辉煌的别墅让海利有种眩晕的感觉。当蒂娜高兴地向父母介绍海利是贵族的后代时，蒂娜父亲的眼中露出了怀疑的眼神，他说：“相信你的家庭也能为我女儿提供优雅而舒适的生活环境。也许明天晚上我们可以和你父亲一起进餐。”海利的心沉了下来，他想起了母亲曾说过的话：“你爸爸当初就是爱上了我的一头长发。而我，就是爱上了他拉小提琴的样子。”

失落之中，海利忽然想起那把产自意大利的金色小提琴，那是当年母亲舍弃繁华的上流社会而追随父亲时惟一的嫁妆，应该是一件价值不菲的古董。海利激动起来，如果卖了它，说不定有一大笔钱可以让他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等父亲上班后，海利从父亲的卧室里找出小提琴，来到古董行请人鉴定。“哦，天哪！”哈里森先生激动地说，“它产自三百多年前意大利的克利蒙那！这把小提琴价值连城！”

忐忑不安的海利知道父亲这一关并不好过。“爸爸，蒂娜的家族是不会接受平民子弟的，而且，您也好久没有用过它了……”父亲的脸抽动了一下，他沉默了好久，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卖掉它？”

“明天下午！哈里森先生会亲自来我们家取它，支票已经开给我了，足够我们买一栋新房子……”

海利忽然很害怕蒂娜全家知道自己的父亲只是个普通职员，他含糊地说：“那没什么了。今天晚上他们家要在一家酒店举行宴会，希望……希望我能去。”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走进了房间。望着父亲孤单的身影，海利的心中涌出了一股苦涩的滋味。

蒂娜家真的很阔绰，他们包下了整个酒店，十分隆重。当西装革履的

海利和身穿银色晚礼服的蒂娜走入会场的时候，人们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这一对金童玉女，不时有妇人窃窃私语：“他们真是般配，听说蒂娜的未婚夫也是富家子弟呢。”

灯光暗淡了下来，华丽的舞池中央只剩下了海利和蒂娜。在悠扬的小提琴声中，他们翩翩起舞。一曲舞毕，司仪向大家介绍道：“刚才为我们拉这一曲的是敏斯特老先生，他在我们酒店工作了四年，每天晚上都会为我们带来美好的享受。遗憾的是，明天他就要离开了，今晚是他的最后一次演奏。下面他将为我们演奏动人的《爱的女神》。”

灯光渐渐明亮起来，一位清瘦的老人向四周鞠了一躬，然后拿起一把金色的小提琴开始深情地表演。是父亲！海利的泪水几乎是在一瞬间汹涌而出。他忽然明白了一切，父亲为供他上大学，白天要拼命工作，晚上还要来这里演奏，他那双坚韧的臂膀就是这样累垮的啊！

海利拨开拥挤的人群，向父亲走去。老人含着眼泪望着儿子，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把金色的小提琴。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海利骄傲地挽起了父亲，大声说：“这就是我的父亲。这么多年，他安慰我说他在公司里提升了，其实他一直都在这里用这把小提琴为我提供学费，而我还毫不知情。我不是富家子弟，但我的父亲却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富有。那是不带任何功利的感情，也是我值得终身感激的感情。”

说完，他搀着年迈的父亲，背上那把金色的小提琴，昂首走出了酒店的大门。“爸爸，”海利无限感激地对父亲说，“这把金色小提琴，我会永远替您保存！”……

Feeling



没有一种服装比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爱更迷人。
有人说无美就无爱，实际正相反：无爱才无美。

—— 佚名



永远的小女儿

佚名

母亲节快到了，小敏“照例”要送妈妈一张贺卡。

小敏特别到店里，挑了一张国外进口的卡片。表面是锦缎的花朵四周烫着金边，角上还系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惟一可惜的是里面只印了英文。所幸小敏的英文好，虽有两个字看不懂，查查字典也就了解。

亲爱的妈妈

你是我的怀抱，我的亲吻 / 你是我的花园，我的港湾 / 你是我幻想的实现者，梦想的催生者 / 你更是 / 我心灵的家

小敏买回来，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这设计卡片的人，真是自己的知音：“他写出了我要说的话！”小敏在上面用中文写上了“妈妈”，又在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早晨出门前把卡片留在餐桌上。“妈妈看到这么漂亮的卡片，一定会好高兴！”小敏心想，“这是我长到 18 岁以来，送的最贵的一张了！”果然，进门时，看到妈妈一张笑脸从厨房探出来。

“你喜欢我送的卡片吗？好贵哟！”小敏得意地说。

妈妈打开盒子，把卡片一张张放在桌上，居然从小到大，小敏送的十几张卡片，妈妈全像宝贝一样藏着。

“看！这是你在幼稚园画的。还不会写字，由老师帮你写的‘亲爱的

老媽：

I Love You

親愛的女兒上。

妈妈’！

“ 这张你会写妈妈了，歪歪扭扭的，大概是一年级吧！

“ 这张写得就更好了，还会写‘ 妈妈我好爱你，你是我的太阳’，多可爱啊！” 妈妈笑得好开心。

又拿出一张。

“ 这张是小学六年级的。画得精致，字也漂亮，里面的信更是感人”。妈妈抬起头，“ 你知道吗？看这张卡片，我流了好多眼泪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今天，还是好感动。”

再拿出一张，已经是存钱买的，只是印刷不够好，卡片上的颜色都套不准，里面“ 母亲节快乐”，也印得很粗拙。所幸小敏另外写了一首短诗。

接下来的两张，印得已经比较好了，文字也设计得不错。配上小敏写的几句感谢的话，还蛮耐看的！

“ 至于去年这一张，是印得更精美了。” 妈妈叹口气，“ 只是大概因为你功课忙，没写什么字。也可能是人家设计的文字已经很好，所以只需要填个名字。”

终于打开今年的信封，抽出那张华丽的锦缎卡片，妈妈笑着翻过来，翻过去：“ 怪妈妈不懂英文，不知道上面的意思。你说给妈妈听吧！”

“ 不！” 小敏抢过卡片，“ 这张卡片不好！我要换一张。” 说完就跑进自己的房间。

小敏画了一张大大的母亲节卡。上面写着：

“ 亲爱的妈妈，看到以前我送您的卡片，才发觉自己长得愈大，读的书愈多，却也愈跟你疏远。我以为可以用物质、金钱表示我的爱。但是今天，我发觉自己错了。您真正在乎的，是我，您的女儿。让我做您永远的小女儿，像小学、像幼稚园时一样，那么真实，那么贴心，那么爱……。”

Feeling

大如意的生活便是平凡的生活，太容易获得的东西便不是最贵重的东西。

— 茅 盾

妈妈的银行存款



凯瑟琳·福伯斯

每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五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呼呼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

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有一年圣诞节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处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时请大夫就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还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儿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一个数字。

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 3 夸脱（1 夸脱等于 1.14 升）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家了。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

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儿，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 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它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Feeling

Most mothers are instinctive philosophers.

——Harriet



洪 玲

爹说：先子好狠心。

娘说：先子再也回不了家了。

先子年少时正是过去那个年代。那时候，先子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区上中学，离家三十余里地，公共汽车要一角二分钱的车票。每个星期日，先子都要风雨不误地乘车赶回来。每到那一天，先子的弟弟和妹妹，都会早早地站在家门口，等先子回来，好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一顿比平常略微强一点的饭菜。第二天，再让先子哥领上到郊外的小河滩里去玩去疯。就有那么一回，爹对先子说：“先子，你……你以后不到过节、放长假，平常就不要回来了……”爹说得挺犹豫。先子知道，爹每月工资 46 元，自己还有两个哥哥，都很出息，双双在外地上大学，娘又没工作。先子每个星期的来回路费，四角两分钱，对这个家庭着实有些重要。

先子连着两个星期没回家。

又是一个星期六，天已经很晚了，风刮得很大，先子突然回来了。娘和爹有些惊喜，又有些生气。先子就气喘吁吁地说：“爹，娘，你们别不高兴，我没坐汽车，我是跑着回来的。”

爹和娘一时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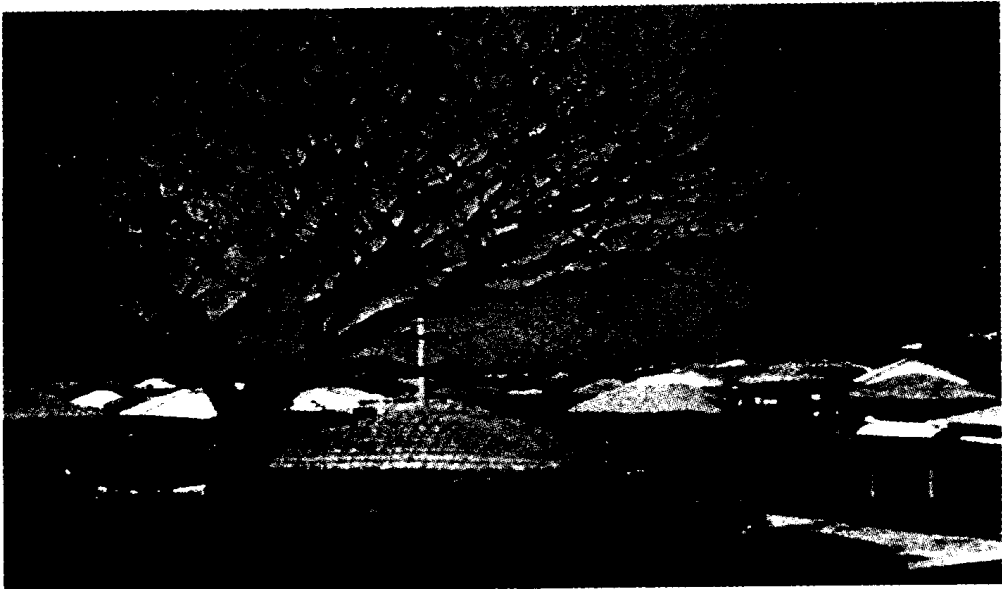
过后，娘赶忙给先子做饭，热几个掺菜叶的窝头，再做一锅玉米面疙瘩汤，想想，又狠狠心放了一勺荤油，很幸福地看先子吃得很香的样子。

就这样，日子向前滑过很长的一段。

又有那么一回，娘思虑很久，还是对先子说：“先子……孩子，这样还是不行啊，你看你的鞋，过去半年一双，现在两个月就得一双……”

先子又是几个星期没有回来。

先子再回来时，天寒地冻。娘老远就看见，先子赤着双脚，一双鞋套



在手上，裹一身寒风跑回来。

娘愣住了。爹愣住了。

先子看着爹娘，怯怯地说：“我没有穿鞋，我是光着脚跑回来的。”

娘猛地搂住先子，紧紧搂住，红着眼睛，流泪。爹转了身去，走到屋外，外面很冷，爹站在院里一动不动。

这些都是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先子已近中年。现在的先子是一名警官。

每到周末，先子的父母家很是红火热闹。哥哥、弟弟和妹妹都会带着家人来看爹娘，老少三辈十多口人，围在一张丰盛的大餐桌旁……亲情洋溢，其乐融融。

可先子却极少来，倒是先子的媳妇常领着女儿，拎着一堆花花绿绿的营养品来，说是先子让带来的。

有时候，娘忍不住问爹：“原先天再冷，光着脚走再远的路，先子也要回家。可如今生活好了，先子怎么不回来了呢？”

爹就会对娘说：“你又不是不晓得，先子是警察，工作忙哩。”后来，就有那么一回，在制止一次突发的暴力案件时，先子受了重伤，当时就有些不行了。送医院的路上，先子拉着战友的手说：“我想回家，看我娘……我四个多月没能回家了……”说完，就真的不行了。

娘哭，爹也哭了。

亲戚朋友也都哭。后来，就不得不忍着悲痛劝花甲暮年的爹和娘，先子没给您二老丢脸，先子是烈士……

爹呜咽着说：“先子是好样的，可先子再也回不成家了！”

娘却说：“不，先子永远回家了，再也不走了！”娘紧紧地抱着先子的遗像，泪珠儿滴滴掉在先子脸上。

Feeling

家是世界上惟一隐藏缺点与失败，而同时也蕴藏着甜蜜之爱的地方。

——萧伯纳

骚扰电话



勇军

单位分了一套新房，我们一家三口欢天喜地搬了进去，留下老母一人仍孤零零地呆在旧房里。

也曾想与老母一同搬进新房，可妻子早就与老母闹矛盾，儿子也不愿与唠叨的奶奶在一起，只好作罢，只哄说今后每星期一定来看妈。

我们的心情随着新房明快起来，生活充满了欢歌笑语，记忆中的老房子渐渐生疏模糊起来，也懒得再去走动。

一天，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妻子告诉我说家里经常有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来，刚一接对方马上就挂断了，感到十分奇怪。我说如今城里有些青年闲得无聊，专爱听女人声音求刺激，骚扰别人，你莫管他。可不久我也接连不断接到此类电话，有时夜深人静伏案写作，电话铃响了，刚一声“喂”，对方顿了一下，马上就挂断了，弄得我灵感顿失，有时忍不住一通臭骂。

一个星期天，一家人忙着准备晚饭，我备好钱正准备下楼买酱油，电话铃又响了，顿了一下便挂断，我十分恼火，说明天一定安置一个来电显示或防恶意呼叫功能，看到底是何人捣乱，告他个骚扰罪。气呼呼下楼时我突然见楼梯底下一黑影猛一闪急欲出门，吃了一惊，可一见那人步履蹒

跚，便一声“站住”，断住来人去路。
再一看，我惊呆了：啊，是母亲！

母亲一见我，赶紧低下头，说对不起，不该打此电话骚扰你们，让你下楼看我。我更奇怪了，我问母亲难道这些电话都是你打的？母亲头更低了，说有时想你们想得太厉害，可又不敢常来看你们，只好打个电话听听你们的声音，心里就踏实多了。又说偶尔几天家里电话没人接，就担心不过，想是不是家里出了事？也不来通知我一声。有时我很晚仍听出你在读书写字，真想劝你多保重身体，可你总嫌我唠叨，只好闷在心里。每个星期天，我都乘车到你家新楼下，听一家三口欢声笑语，心里真比蜜甜。

我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霎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母亲怔怔地看着我，两行清泪也不自主地落了下来。我紧紧拉住母亲那布满老茧的手，俩人哆嗦着，一步步上楼，直到迈进那温暖的家里，仍不晓得分开。



Feeling

不论是皇帝还是农夫，最快乐的人大多是在家找到平静。

——歌 德

她是我人生 最好的导师



佚名

1997年7月28日，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在阿根廷举行的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金牌，为天津历史写下新页。这位19岁数学奇才成功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1997年9月5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跛着脚的母亲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五个鸡蛋和邻居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着一整车蔬菜在往镇里去的路上扭伤的。端着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久久抚摸着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

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名叫李艳霞。

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后来，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

7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

干净，再接着用，妈妈心疼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愈学愈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分数小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惟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

那年6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当我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一万多元的债。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了，爷爷一急竟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

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每天跟妈妈下田干活。

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

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盘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无二的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让他念书。”

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六百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我受多少难，吃多少苦？

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的躺在炕

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

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妈妈借了六千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师要爸爸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

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在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她一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颤一颤的……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快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可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六十到八十元，比起别的同学的两百至两百四十元，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十、三十。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

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是给我做计算纸的）和一大瓶黄豆辣酱、咸芥菜丝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五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惟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惟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惟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

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

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

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

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

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一大学习障碍。

1996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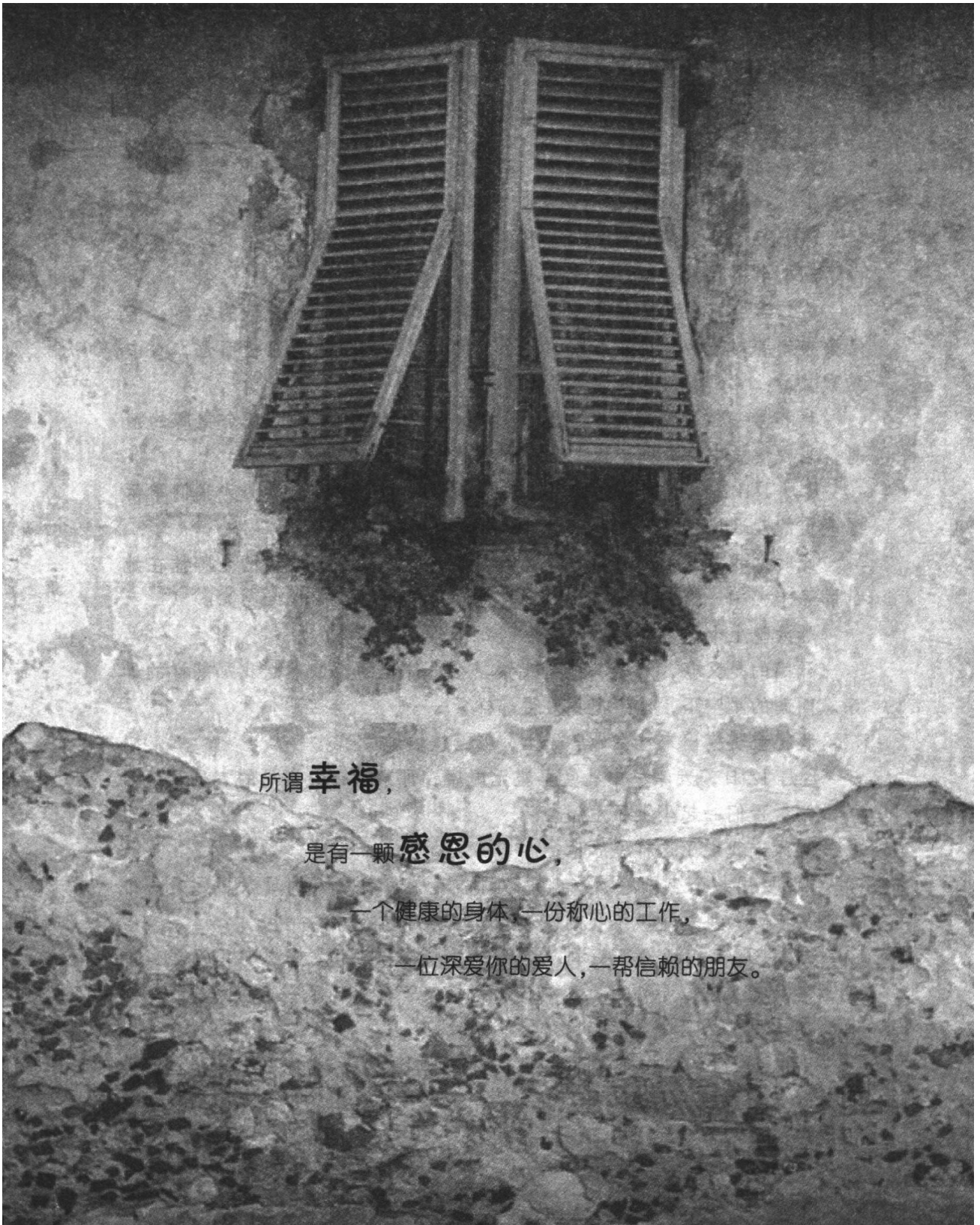
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

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攻数学，一定能上。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

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我的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打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



所谓**幸福**,

是有一颗**感恩的心**,

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称心的工作,

一位深爱你的爱人,一帮信赖的朋友。

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两点，整整做了五个半小时的试题。

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三是我。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

那天晚上十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开门的是父亲，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

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礼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官员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

“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去卖。

“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但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

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两百一十斤白菜应换来二十一元，买主只给了二十元。

“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十八元两角五分，买完书只剩下一元七角五分。妈妈只给了我七角五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四十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

“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八十里路的车。我后悔得想打自己耳刮子，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

（原名《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Feeling

道德中最大的秘密就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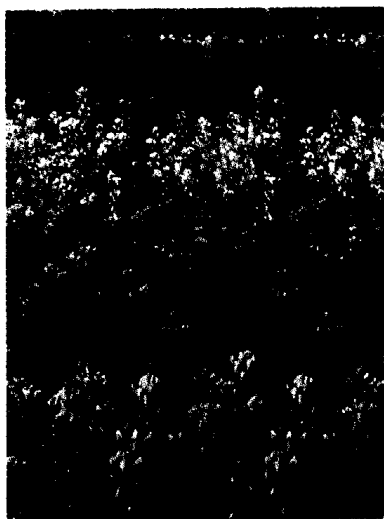
——雪 莱

一位母亲 创造的奇迹

佚名

二战结束后，德国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与谩骂吊死在自家的窗外。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窗户微开，她两岁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去。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人们屏住呼吸漠然地观望。这时一个叫艾娜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向楼上冲去，把危在旦夕的孩子救了下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而她的丈夫曾经因为帮助犹太人而被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街处决。街坊邻居没有人理解她，甚至没有人同意让这个孩子留在他们的街区，他们让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或者把孩子扔掉。艾娜不肯，便有人整日整夜地向她家的窗户扔秽物，辱骂她。她自己的孩子也对她心存芥蒂，甚至以离家出走相威胁。可是，艾娜始终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多么漂亮啊，你是一个小天使。”

渐渐地，孩子长大了，邻居们的行为已不偏激了，但是还有人常叫他“小纳粹”。同龄的孩子都不



跟他玩。他变得性格古怪，常常以搞恶作剧为乐。直到有一天，他打断了一个孩子的肋骨，邻居们瞒着艾娜把他送到了十几里外的教养院。半个月后，几乎发疯的艾娜费尽周折，终于找回了孩子。当他们再次出现在愤怒的邻居们面前时，艾娜紧紧地护着孩子，乞求邻居们说：“给他点爱吧，他也会是一个可爱的天使的。”孩子这时候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痛哭流涕，悔恨充斥着幼小的心灵。艾娜告诉他，最好的补偿就是爱，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从此，他痛改前非，认真做人。在别人的诋毁与污辱面前，他不再针锋相对，在别人有困难时，他又总是不计前嫌乐于助人，并友善地与人相处，礼貌待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一个不相干的女人给了自己一份母亲的爱，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爱别人。”中学快毕业了，别的同伴都会断断续续地收到一些礼物。哪怕是一支钢笔，或是一辆单车，可他什么也没有，他的母亲艾娜依旧日日操劳，他开始有一丝失落，不知道自己的出生究竟是对是错。

终于，毕业典礼如期举行。校长念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个人就走上台接受礼仪，那一刻是多么神圣而骄傲！作为一个“纳粹”的儿子，他一



步一步走到今天已是不易，他多想对世界大吼——我毕业了！雅克里，”他听到校长在念自己的名字，他沉重地移动步子，沮丧地向台上走去，“雅克里，祝贺你正式毕业！”这时，雅克里听到台下掌声如潮。

他回过头，看见自己的母亲艾娜和许许多多的邻居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台下，正粲然地冲着他微笑。邻居们每家都派了代表来观看他的毕业典礼，这在该校可是史无前例的。“我收到了这一生最好的礼物！”雅克里在台上激动得只说了这么一句毕业发言。

这个是发生在德国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样的年代，一个纳粹战犯的儿子受到如此的礼仪的确罕见。如果说这算得上一个奇迹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位母亲用爱创造的奇迹。

Fee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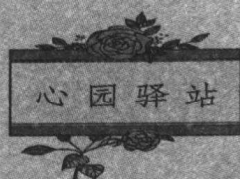
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狄更斯



爱的 真谛





母亲的骄傲

杜鲁门当选总统后不久，有一位记者特地采访他的母亲，想了解杜鲁门的家居生活。记者笑着对杜鲁门的母亲说：“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感到十分自豪。”

“是的，”杜鲁门的母亲答道，“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在田里起马铃薯呢。”

Feeling

在妈妈的心里，每个孩子都是宝贝。无论我们有何种成就，甚至是没有成就，在父母眼中我们都是最棒的。

六·点十分·的汤



陈 文

几年前，一位刚毕业的女孩打电话给父母，说她要去做深圳一家外企应聘，并无意中提起中途或许会经过父母所在城市的一个小站。那个小站在邻县，距离父母所在城市有两个小时车程。

女孩打过电话的几天后便踏上了列车。列车停靠那个小站时是早晨六·点十分，停靠时间大约十分钟。车刚停稳，女孩正倚着窗口，忽然听见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她探身窗外——苍茫的曙色中是父母的身影。

她母亲急急忙忙把手巾包着的一个大瓷缸递给她，揭开盖子，是热气腾腾的肉饼汤。短暂的十分钟里，她父母几乎不容她说什么，只是那样满足地，幸福地，催促她一口口喝。

车开动时，女孩的父母握着一个空瓷缸站在月台上向女孩挥手。女孩的喉头堵着，父母身影渐远时，她的泪水流了一脸。

她不知道父母是几点起身的，或许他们根本一晚没睡，母亲有关节炎。蒸肉饼汤，赶早班车——在城市还熟睡时，在浓黑而冷的夜色里，他们已为一缸汤上路了。

而女孩，她本来去做深圳不是应聘的，她在念书的城市认识的男友不辞而别去了深圳，她被一段感情痛苦地纠缠着，想去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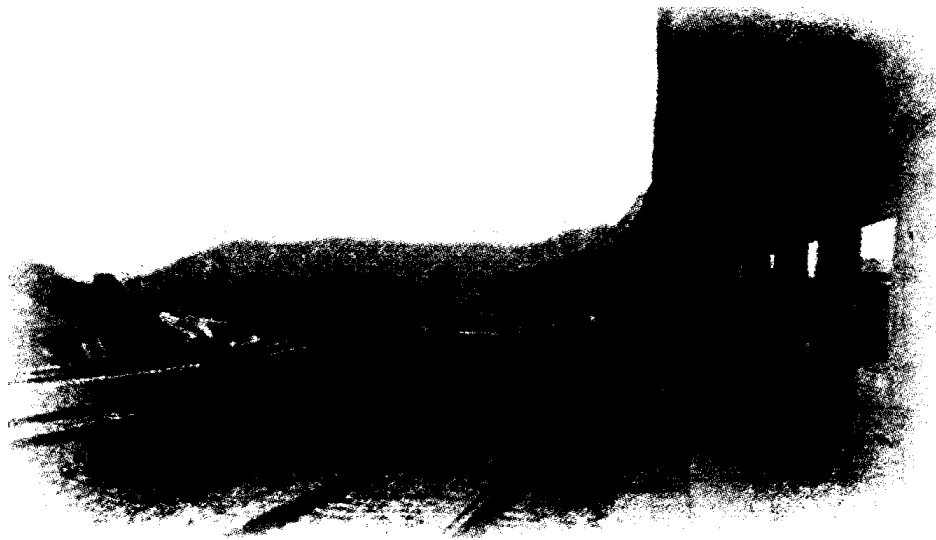
列车到达深圳时，女孩改变了主意。她不想找回一段丢失的爱情了。如果真的有爱，他不会那样不负责地一走了之。而现在想起她曾经视若神圣的爱，竟是那样脆弱而浅薄。

真的，有什么爱比得上夜半厨房为她而起的那缕温暖蒸气，比得上夜色中为她赶路的匆匆脚步？在完全陌生的城市中，女孩竟觉得非常踏实。

她留在了深圳，努力地求职与工作，有了不错的职位与爱情。

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她总是提到那六点十分的汤，她说是那缸汤给她今后的人生带来了好运。

Feeling



一个人的一生中有一个时刻，如果能找到它，你或许能终身幸福。

——乔治·赫伯特

致吾女



陈建功

女儿：

几天前我和你妈妈一起翻找东西，意外地发现了你来到人世间时穿的第一件宝宝装。我看着那长不盈尺的衣裤实在有些意外，以至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以为面对的是一件芭比娃娃的衣服。我相信你妈妈也和我一样感到意外，因为随后我们都忍不住异口同声地感慨起来：“啊，好像我们的女儿昨天还不过是这么一点点，怎么今天忽然就成了一个大姑娘！”

真是巧得很，今天贵校来了一纸信函，说是小姐您十八大寿将至，为父母者须出席您的“成人典礼”，且给您一番成年的训示。

我真后悔平常净和你嘻嘻哈哈地穷开心了，现在可好，哪儿还端得出丝毫为父的威严。呜呼，年过半百才忽然发现，我居然一次也没有享受过一个中国老爷子发号施令的权利。

岂止是我，令堂大人也是如此啊！还记得你小时候吃药的细节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讲道理，最终让你满嘴着泪水，自己张嘴把药吃下去。我们甚至未曾捏着你的鼻子灌过一次。我们更是一次也没有打过你，没有训斥过你。你当然做过错事，可我们除了认认真真地和你讨论是非曲直，从来也没有强加给你任何你尚未理解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不给人以平等、不给人以尊重的事情太多太多，你的父母一生所见所闻，亲身遭遇的屈辱和不平也太多太多。我们相信，你既然来到人世，所遭屈辱所遇不平庶几难免，可是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自己的女儿都得不到平等和尊重，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和你妈妈都在庆幸，庆幸我们一直坚持着既定的原则，否则，我们还能培养出你这么一块料吗？

女儿，说老实的，你老爸老妈为你感到骄傲。骄傲的绝不是世俗的所谓成绩与名次，而是你的尊严感并没有被摧毁，你不会蝇营狗苟察言观色活得委琐而可怜；你的个性没有泯灭，你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活得圆滑而压抑，你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个性，又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和个性。这是一种健康、健全的人格。能以这样的人格追求去做学问，将会坚守自己的发现和创造，也尊重别人的发现与创造。这就是我一直和你说的“北大精神”。我为自己的女儿在 18 岁前能奠定健康的人格基础而欣慰。

人生得吾女足矣。

我知道，你妈妈知足，你可千万别知足。你得想想，18 岁以后的你应该怎么做？我们对你有如下建议：

第一，18 岁你得抱定主意去“行万里路”了。我知道你得笑我假模假式地说套话。可是你爸 18 岁那年去挖煤了，你妈 18 岁那年去种地了，而你，或许能够自省到自己的视野尚嫌狭窄、性格尚嫌脆弱吧？除了抱定领略大千世界拓展人生视野的渴望，去经风雨、见世面，又有什么办



法？十八年来，我们对你的一切培养，其实都是为了你能够离开我们，自己去面对世界。

第二，又是一句套话，18岁你得开始“破万卷书”了。我早就说过，读书的妙处，就在于它能使有限的人生得到无限的拓展。我是从15岁开始手不释卷的，如今仍觉“书到用时方恨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年一过往，何可攀援？”逝者如斯夫，望吾女莫做老父蹉跎之叹。

第三，18岁，你得准备迎接蹉跎磨难。“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须牢记，一切磨难都是对有声有色的人生新的赐予。因此，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是对降临人生的磨难永远作艺术化或哲学化的观照，将其变为丰富自己、激励自己的机会。太史公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惆傥非常之人称焉。”愚以为，富贵无须羨，名利亦不足道，做一个惆傥非常之人，无论面对什么挫折，永不委顿，永远生活得超迈而乐观。是为至要。

好啦，吾家有女初长成，老夫不能不唠叨。杂谈如上，不知能复命否？

陈朗小姐，前进前进前进进！

你爸 执笔）

你妈 圈阅）

Feeling

在失败与绝望的决斗中，如果你用勇气与坚决的双手紧握着，胜利必属于希望。

——普里尼



母亲的纯净水

乔 叶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一瓶普遍的纯净水，两块钱；一瓶名牌的纯净水，三块钱，真的不贵。每逢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激烈地运动之后，可以酣畅地解渴。

她也有。她的纯净水是乐百氏的，绿色的商标牌上，帅气的黎明穿着白衣，含着清亮腼腆的笑。每到周二和周五中午，吃过午饭，母亲就把纯净水拿出来，递给她。接过这瓶水的时候，她总是有些不安。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怎么好，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布，父亲的工资又不高。不过她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情上给了她面子，这大约是她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的惟一点时髦之处了。

一次体育课后，同桌没有带纯净水。她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水递了过去。

“喂，你这水不像是纯净水啊。”同桌喝了一口，说。

“怎么会？”她的心跳得急起来，“是我妈今天刚买的。”

几个同学围拢过来：“不会是假冒的吧？假冒的便宜。”

“瞧，生产日期都看不见了。”

“颜色也有一点儿别扭。”

一个同学拿起来尝了一口：“咦，像是凉白开呀！”

大家静了一下，都笑了。是的，是像凉白开。瞬间，她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有可能是凉白开。要不然，一向节俭的母亲怎么会单单在这件事上大方起来呢？

她当即扔掉了那瓶水。

“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一进家门，她就问母亲。

“是。”母亲说，“外面的假纯净水太多，我怕你喝坏肚子，就给你灌进了凉白开。”她看了她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

她不做声。母亲真虚伪，她想，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

“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七吨水，一吨水八毛五，差不多六块钱。要是给你买纯净水，一星期两次体育课，就得六块钱，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这么省下去，一年能省一百多块钱，能买好多只鸡呢。”

母亲是对的，她知道。作为家里惟一的纯消费者，她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总该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她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她还是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

“同学里有人笑话你吗？”母亲又问。

她点点头。

“那你听听我的想法。”母亲说，“我们是穷，这是真的。不过，你要明白这几个道理：一，穷不是错，富也不是错，穷富都是日子的一种过法。二，穷人不可怜。那些笑话穷人的人才真可怜。凭他怎么有钱，从根儿上查去，哪一家没有几代穷人？三，再穷，人也得看得起自己，要是看不起自己，心就穷了。心要是穷了，就真穷了。”

她点点头。那天晚上，她想了很多。天亮的时候，她真的想明白了母亲的话：穷真的没什么。它不是一种光荣，也绝不是一种耻辱；它只是一种相比较而言的生活状态，是你需要认识和改变的一种现状。如果你把它

看做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它就真的遮住了你心灵的光芒；如果你把它看做是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件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做成魔术师手中的那种幕布，用它变幻出你绚丽多姿的未来和梦想。

就是这样。

后来，她去上体育课，依然拿着母亲给她灌的凉白开。也有同学故意问她：“里面是凉白开吗？”她就沉静地看着问话的人说：“是。”

再后来，她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拿着不菲的薪水。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贵的饮料，更不用说纯净水了。可是，只要在家里，她还是喜欢喝凉白开。她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喝过比凉白开的味道更好的纯净水。

Feeling



无论何时，不管怎样，我也绝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灰心丧气。

——爱迪生

流泪的故事

胡 平

我的妻子爱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三个星期。

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指给我看放证券和身份证的地方，还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照片。后来，她把手袋拿在手里，要和女儿分手了，一岁半的雯雯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母亲问：“妈妈，你要到哪去？”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爱珍跪在地上，把女儿拢住，“再跟妈亲亲，妈要出国。”

她们母女俩脸贴着脸，爱珍的脸颊上流下两行泪水。

一坐进出租车中，妻子便号啕大哭起来，身子在车座上匍匐、滑动，我一面吩咐司机开车，一面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嘴里喊着她的名字，等待她从绝望中清醒过来。但我心里明白，实际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做得比她坚强。

妻子辞别人世二十多天后，从“海外”寄来了她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雯雯听：

心爱的宝贝儿，我的小雯雯：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雯雯，每天都想，妈妈是在国外给雯雯写信，还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家。我不在的时候，雯雯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

最后一句是：“妈妈抱雯雯。”

这些信整整齐齐地包在一方香水手帕里，共有十七封，每隔几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爱珍交待我们按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读着它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地发潮。



爱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雯雯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地，我和孩子一样产生了幻觉，感到妻子果真是远在日本，并且习惯了等候她的来信。

第九封信，爱珍劝我考虑为雯雯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她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她写道。

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婚，气质和相貌上都与爱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惟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她谈了雯雯的情况，还有她母亲的遗愿。

“我想试试看，”雅丽轻松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她，看她是不是喜欢我。”

我却深怀疑虑，斟酌再三。

四月底，我给雯雯念了她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封信相隔了六个月之久。

亲爱的小乖乖：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就要回国了，我又可以见到你爸爸和我的宝贝儿了！你高兴吗？这么长时间了，雯雯都快让妈妈认不出来了吧？你还能认出妈妈吗？

我注意着雯雯的表情，使我忐忑不安的是，她仍然在专心一意地为狗熊洗澡，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

我欲言又止。忽然想起雯雯已经快三岁了，她渐渐地懂事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我陪着雅丽来到家里。

“雯雯，”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声调的颤抖，“还不快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

雯雯呆呆地盯着雅丽，尚在犹豫。谢天谢地，雅丽放下皮箱，迅速走到床边，拢住了雯雯：“好孩子，不认识我了？”

雯雯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由惊愕转向恐惧，我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孩子丢下画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脸面通红，她用小手拼命地捶打着雅丽的肩膀，终于喊出声来：“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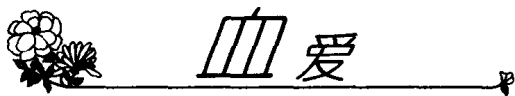
雅丽把她抱在怀里，孩子的胳膊紧紧揽住她的脖子，全身几乎痉挛。雅丽看了看我，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

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母亲一年半前挣扎在病床上为我们安排的。

Feeling

Love is love's reward

——John Dryden



李 冰 洁

朋友刚满月的小孩生病住院，我前去探望。见她正把一个透明状的器皿罩在乳房上，并不停地挤压乳房。刚开始挤出的还是乳汁，后来竟变成了血水。我大感惊异，忙问是怎么回事。朋友很平静地告诉我，因为孩子生病，怕感染，医生嘱咐她两个月内不能给孩子喂养母乳。在这期间，如果不把乳汁挤出来，就会回乳，孩子以后将吃不到母乳了。为了防止回乳，她必须每天都把乳汁用吸奶器吸出来，吸的次数多了，导致乳房肿胀，并不时有血水溢出。

“那一定很痛吧？”我问。

“傻瓜 血都出来了 还有不痛的道理？”她冲我苦笑一下。

“那就干脆让它回乳算了呗！”

“回乳？！”她睁圆了眼睛望着我，仿佛不认识似的。那眼睛里渐渐充满了泪水，全没了最初的平静。

“我的小孩子才刚满月呢，再过两个月，也还只三个多月，那么小就没有奶水吃，多可怜！”她把目光移到孩子瘦弱的小脸上，颤声道，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触景生情，我不知道它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怜惜与无奈。

我不敢再说什么，怕她会更伤心。最初我只是想到了她的疼痛，却没想到这疼痛在母性的慈爱面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血浓于水，我再没有理由不相信。

有一种爱，是用血来维系的，它存在于整个生物界。在这种爱面前，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是苍白无力的。我记得有这样一种蜘蛛，在它出生之后，立刻要把老蜘蛛吃掉，而老蜘蛛竟毫无反抗之举，任小蜘蛛咬食，直到整个躯体变成了小蜘蛛的美餐，于是小蜘蛛长大，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繁衍。当时我对此颇感奇怪，现在我终于理解了，生物界既有原本的生物链规律，又有母亲对幼子发自内心的伟大的爱。由此我相信，如果需要，我的朋友也会毫不犹豫地用她的生命来换取她小孩子的健康的。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而生命长存不息，延续至今，是因为有一种爱从未改变。那是血爱。

Feeling



父母对子女的感情，远胜于子女对父母之情。

——吉田松



生命不仅属于自己

肖复兴

母亲已去世十几年了，怪得很，还是在梦中常常见到，而且是那样清晰。一个人与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系在一起，并不因为生命的结束而终止。

记得那一年母亲终于大病初愈了，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一直躺在病床上，母亲消瘦了许多，体力明显不支，但总算可以不再吃药了，我和母亲都舒了一口气。记不得是从哪一天的清早开始，我忽然被外屋的动静弄醒，有些害怕。因为母亲以前得的是幻听式精神分裂症，常常是在半夜和清晨时突然醒来跳下床，我真是生怕她的旧病复发。我悄悄地爬起来往外看，只见母亲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甩胳膊伸腿弯腰的，有规律地反复地动作着，显然是她自己编出来的早操。我的心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母亲知道锻炼身体了，这是好事，再老的人对生命也有着本能的向往。

大概母亲后来发现了每早的锻炼吵醒了我的懒觉，便到外面的院子里去练她自己杜撰的那一套早操，她的胳膊腿比以前有劲儿多了，饭量也好多了。正是冬天，清晨的天气很冷，我对母亲说：“妈，您就在屋子里练吧，不碍事的，我睡觉死。”母亲却说：“外面的空气好。”

也许到这时我也没能明白母亲坚持每早的锻炼为了什么。后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她：“妈，你可真行，这么冷，天天都能坚持！”她说：“咳，

练练吧，我身子骨硬朗点儿，省得以后给你们添累赘。”这话说得我的心头一沉，我才知母亲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孩子，她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是这样的直接和明了。在以后的很多日子里，我每想起母亲的这句话和她每天清早锻炼身体情景，便常让我感动不已。一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天，她都没给孩子添一点儿累赘。母亲是无疾而终，临终的那一天，她都将自己的衣服包括袜子和手绢洗得干干净净，整齐地叠放在柜门里。

也许只有母亲才会这样对待生命。她将生命不仅仅看成自己的，而是关系着每一个孩子，将她的爱通过生命的方式传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都不仅仅属于自己，都会天然地联系着他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只是有时我们不那么想或想得不周，总以为生命是属于自己的，自己痛苦就痛苦罢了，而不那么善待甚至珍惜，不知道这样是会连及亲人的，他们现在会为我们日夜担心，日后会为我们辛苦操劳。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人，我的弟弟就是其一。他饮酒成性，喝得胃出血，一边吃药一边照样攥着酒瓶子不放。大家常常劝他，他却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止一个人说他：“你得注意点儿身体，要不会喝出病来的，弄不好连命都得搭进去。”他却说一句：“无所谓。”照样以酒为乐，以酒为荣，根本没考虑到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包括我在内会也是那样轻巧的无所谓吗？他连起码想想如果有一天真是喝出病来不可收拾的时候会给亲人带来多少痛苦都没有。

每次看到他这样子，我便想起母亲，我也曾将母亲当时锻炼的情景告诉他，但似乎他无动于衷。想想他没有亲身感受到那情景，母亲每天清晨锻炼身体而想着包括我和他在内的孩子的当时，他喝酒喝得正痛快淋漓着呢。或许，这就是孩子和母亲的区别。只有孩子才始终是母亲的连心肉，孩子脱离母体之后总以为是飞跑了的蒲公英可以随处飘落而找不到了根系。

我们常说一个人和一个人感情是可以相通的，其实，一个人和一个人的生命更是可以相连的。

Feeling

如果一个人仅仅想到自己，那么他一生里，伤心的事情一定比快乐的事情来得多。

——马明·西伯利亚克



孩子, 你是我生命里 最重要的

佚名

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一位中学老师告诉她的学生们, 什么是何等重要的方式, 这位老师觉得这是她对学生们的赞赏和褒扬, 她按照顺序把每个学生都叫到讲台前, 然后告诉大家这位同学对整个班级和对她本人的重要性, 她还发给每个学生一条蓝色缎带, 上面写着四个金色的字: “我很重要”。后来, 这位老师还想看看这样的行为究竟会对一个社区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她又发给每个学生三条缎带和别针, 让他们到社会上按照她在课堂上赞赏褒扬他们时使用的方式, 把缎带赠送给同学们认为值得感谢和尊敬的人, 然后跟踪观察结果, 一个星期后再回到班级向她报告。

班上有一个男孩子来到邻近的公司, 找到一位年轻的主管, 这位主管曾经帮助他做过人生设计, 因此, 男孩子就将一条蓝色的缎带用别针别在了他的衬衫上, 并且把另外的二条缎带和别针也给了他, 向他解释说: “最近我们正在做一研究, 我们必须到社会上把蓝色缎带送给值得感谢和尊敬的人, 再把多余的缎带和别针也给他, 让他也能以此向值得他感谢和尊敬的人表达谢意。下次请您告诉我, 我们这种表达方式的效果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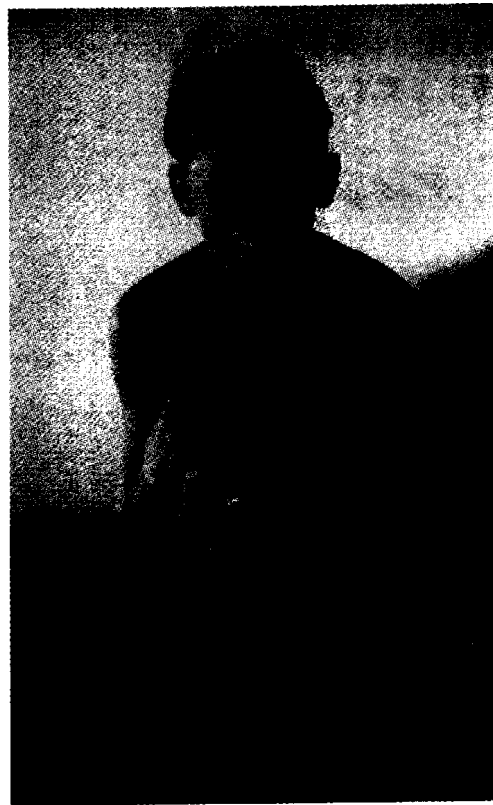
几天之后, 这位年轻的主管来到他的上司那里。从某些角度而言, 他

的上司是个容易发怒，不易相处的同事，但同时却才华横溢。年轻的主管向上司表示他十分仰慕他的创造性天赋。上司听了十分惊讶，接下来，这位年轻的主管请求他的上司接受蓝色缎带，并允许他帮他别在衣服上，上司愉快地接受了。

于是，他郑重地将缎带别在了上司的外套位于心脏正上方的位置上，并把剩下的一条缎带和别针送给了他，然后问道：“您能否帮我个忙？把这条缎带也送给您认为值得您感谢的人。这是一个男孩子送给我的，他的班级正在进行一项研究，他们想让这个表达感谢的方式延续下去，最后要看看这样做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那天晚上，上司回到家中，坐在他 14 岁的儿子身旁，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温和地说：“儿子，今天我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办公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告诉我，他十分仰慕我的创造性天赋，还送给我一条蓝色缎带。想想看，他认为我的创造性天赋如此值得尊敬，甚至将印有‘我很重要’的缎带别在我的外套上，而且还多送我一条缎带和一枚别针，让我也能够送给值得自己感谢和尊敬的人。

今天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琢磨要把缎带和别针送给谁呢？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儿子，你就是我要感谢的人，因为，这些天以来，我每天回到家里都没有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来照顾你、陪你，我真的感



到很惭愧。而且，有时还会因为你的学习成绩不太好、房间又脏又乱而对你大吼大叫。真的很对不起你。可是，今晚不同了，今晚我只想坐在这儿，让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除了你妈妈之外，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你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你。”

他的儿子感到非常震惊，注视父亲的两只大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嘴唇也开始颤抖。最后他情难自禁，终于“呜呜呜”地哭将起来，身体也随之颤抖不已。他泪眼婆娑地看着父亲，哽咽着说：“爸爸……我本想明天去……去自杀的，我……我以为你根本就……就不爱我。现在……现在……我想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Feeling

承担不幸是困难的，但要负担幸福更是难上加难。

——荷尔德林



—
生
饋
贈





只看到一个儿子

一天，一位大师同三位母亲一起聊天，她们分别谈到了自己的儿子。

第一位母亲说：“我的儿子比其他孩子都身手灵巧。”

第二位母亲说：“我的儿子唱起歌来没人能比。”

第三位母亲则平静地说：“我的儿子很平凡。”

不久，三个母亲各自提着一个沉重的水桶回到村子里，准备做饭招待大师，三个儿子都跑出来迎接母亲。

第一个儿子翻了几个筋斗，赢得大家的喝彩。

第二个儿子则放开歌喉，余音绕梁。

只见第三个儿子默默地走到母亲跟前，替她把那桶水给提回家。

三个母亲问大师：“你觉得我们的儿子怎么样？”

大师回答：“你们的儿子？但我只看到一个儿子呀！”

Feeling

真正的儿子，对父母的爱是要切实付诸于行动的。

三件不能让母亲知道 的往事



阿 健

我是个乡下孩子。母亲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没什么文化。但没文化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并不会因为愚昧、不科学的原因而比有文化的母亲少一分，只不过有的时候会以“特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念高三那年的一个周末，母亲第一次搭别人的车来到县城的一中。在递给我两罐咸菜后，又兴奋地塞给我一盒包装得挺漂亮的营养液。我惊讶地问母亲：“咱家那么困难，买它干什么？”母亲很认真地说：“听人家说，这东西补脑子，喝了它，准能考上大学。”我摩挲着那盒营养液，嘟囔着：“那么贵，又借钱了吧？”母亲一笑：“没有，是用手镯换的。”那只漂亮的银手镯是外祖母传给母亲的，是贫穷的母亲最贵重的东西了，多年来一直舍不得戴，压在箱底。

母亲走后，我打开一小瓶营养液，慢慢地喝下了那浑浊的液体，没想到我当天晚上便被送进医院。原来母亲带来的那盒营养液是伪劣产品。回到学校，我把它全扔了。

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母亲欣然道：“那营养液还真没白喝呀，当初你爸还怕人家骗咱呢。”我使劲儿点着头。

一个炎炎夏日，正读大学的我收到来自家里的包裹单。我急匆匆赶到邮局，未及打开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格外严实的小纸箱，一股浓浓的馊味

已扑面而来。屏着呼吸打开才发现里面装的是五个煮熟的鸡蛋，经过千里迢迢的邮途，早已变质发臭。心里禁不住埋怨：也不动动脑子，这么大的城市，什么样的鸡蛋吃不到？大热天的，还那么老远从乡下寄，肯定要坏的。

很快，母亲让邻居代写的信飞至。原来，前些日子家乡正流行一种说法，说母亲买五个鸡蛋，煮熟了送给儿女吃，就能保儿女的平安。母亲在信中还一再嘱咐，让我一定要一口气吃掉那五个熟鸡蛋……

读信的那一刻，我心暖融融的，仿佛母亲就站在面前，慈祥地看着我吃下了五个鸡蛋。放暑假回家，母亲问我鸡蛋是否坏了，我笑着说：“没有，我一口气都吃了。”于是，我看到母亲一脸的幸福，阳光般灿烂。

毕业前，我写信告诉母亲我处女朋友了。母亲十分欢喜，很快寄来了一条红围巾。当我拿给女友时，她不屑地说：“多土啊，你看现在谁还围它？”女友说得没错，城里女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围这种围巾的。

后来，我跟女友的关系越来越淡，最后只得分手。那日，我问她：“那条红围巾呢？”“那破玩意儿我早扔了，你要，我可以再给你买一打。”我当然没有要一打，只是心里充满悲哀，为母亲那条无辜的红围巾。

后来当我和妻恋爱时，我送她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跟母亲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并告诉她是母亲买的。妻很珍惜。

后来，母亲曾自豪地跟很多人说：“一条红围巾，一下子就帮儿子拴住了一个媳妇……”看着母亲那一脸的喜悦，我当然不能告诉母亲，这个媳妇不是用她那条红围巾给拴住的……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知道母亲是爱我的，而我能给予母亲的最大安慰就是——让母亲知道正是这爱成就了儿子的人生幸福，所以这三件事的真相我决定永远不告诉母亲。

Feeling

记住，快乐不是在于你是谁，或拥有什么；而是在你的心思。

——卡内基

妈妈,我爱你!

阮红松

当恐怖分子的飞机撞向世贸大楼时，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南楼的 56 层。到处是熊熊的大火和门窗的爆裂声，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没有生还的可能，在这生死关头，他掏出了手机。

爱德华迅速按下第一个电话。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重重地将他砸翻在地。他一阵眩晕，知道时间不多了，于是改变主意按下了第二个电话。可还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又拨通了第三个电话……

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沉痛地赶到现场，其中有两入收到过爱德华临终前的手机信号，一个是他的助手罗纳德，一个是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可遗憾的是，两入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他俩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遇难前曾拨出三个电话。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谁的？他在电话里说过什么？他俩推断，很可能与爱德华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可爱德华无儿无女，又在五年前结束了他失败的婚姻，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

当晚，迈克律师赶到旧金山，见到了爱德华悲痛欲绝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迈克严肃地说：“请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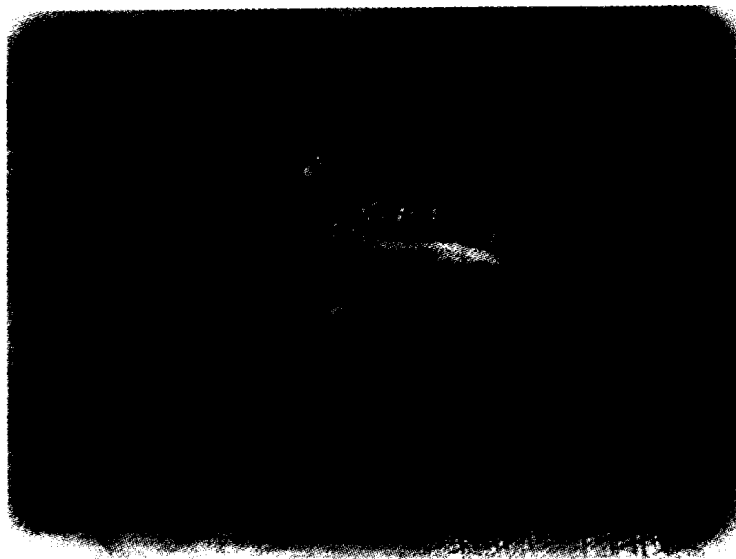
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您儿子庞大遗产的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立下相关遗嘱。”可母亲摇摇头，说：“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迈克含着激动的泪水告别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

不久，美国一家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9·11”灾难中一名美国公民的生命留言：

妈妈，我爱你！

Feeling



生活，是一种锻炼灵魂的东西。

——勃朗宁

那枝枯萎的 康乃馨



朱克波

在我的日记本里夹着一枝枯萎的康乃馨，那是五年前的母亲节，我为母亲准备的礼物。

那年我刚从乡村到县城读书，在同学们大谈母亲节的时候，我一片茫然。从他们的谈论中我得知，母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一枝康乃馨。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懂事了，知道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重担都压在母亲单薄的肩上，供我跟姐姐上学很艰难。生平第一次我做出决定，我要像城里的同学那样，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一枝康乃馨给劳累的母亲。我不禁为这个决定而自豪，于是，提前两周我就开始节食了。

母亲节那天的阳光特别灿烂，中巴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不停，我只得小心地把花捧在胸前，生怕把它弄坏。康乃馨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多想此刻就让这丝清香飘到母亲的身旁，让它表达孩儿的一点心意。但母亲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我怎样跟她说呢？经过几个小时的漫长的煎熬，总算到站了。

下了车，走了好长一段山路，那熟悉的村庄才映入眼帘。为了避免不知情的人笑我是一个大男孩还买花，就把康乃馨藏到了书包里。刚到村口，恰好碰到母亲从地里回来，背上背着沉重的柴火，手里还拿了两把锄头，

不用说有一把是帮父亲拿的。中午天气很热，他们现在才回来吃饭，想必地里的活一定很多。看着母亲疲惫的身影，想到节日中的她还是跟往常一样忙碌，我不禁鼻子一酸，连忙跑过去接锄头。母亲乍一见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紧张地问道：“二娃！怎么回来了，没钱花了吗？”我忙摇头说：“不是，我是回来看您的。”母亲这才舒展眉头正色道：“看啥子哟，车费蛮贵的！快去后面接你爸爸，让他歇会儿。”说着，又把两把锄头从我手里拿了回去。看着母亲满是汗迹的脸庞，一身粗布衣服，沾满泥巴的布鞋，想到此刻城里那些母亲正在孩子的陪同下逛公园，心里充满了愧疚之情，要不是为了送我到县城最好的学校上学，母亲也不用这么辛苦。今天是母亲节，在我看来，就算把花店的康乃馨全买来，母亲也是受之无愧的。

那段时间正是农忙，到了晚上母亲才闲下来，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我刚准备把康乃馨拿来送母亲，她却看着我的头说：“二娃，头发这么长了，妈妈给你剪一剪，这样又可以省下三块钱来自己用了。”我无奈地笑笑，母亲的理发技术很业余，可这十多年来，她从我头上也练出了些手艺，虽然没有城里师傅剪得好，但笑我“发型”的人也不如小时候多了。



看我有些不愿意的样子，父亲在一边指着自已的头插话说：“去吧，你妈的手艺又提高了不少呢，瞧我这片自留地也放心地承包给她了。”我只好坐下，母亲一边剪一边又唠叨开了：在学校要好好学习，钱要花在刀刃上。又说今天我不应该回来，往返的车费就够我一周的生活费了……我越听越委屈，泪水情不自禁润湿了双眼：“妈，我没有乱花钱，今天是母亲节，我真的是专门回来看您的，难道这也错了吗？”母亲的剪刀在我的头上停了好一会儿，我不敢回头，但我猜想，她脸上肯定满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出乎意料地，母亲没再责怪我，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二娃，只要你惦记着妈就行了，咱们家不兴这个，什么母亲节，只要你有出息，天天都是妈的节日。”

那天，我最终没有把从城里带回来的康乃馨送给母亲，因为从那轻轻的叹息声中，我体会到自己并未真的懂事，也没能读懂母亲的心，爱有许多种，但亲情却尽在不言中。或许对别人而言，母亲节送一枝康乃馨意味着温馨，但对于我来说却意味着不成熟。

我把那枝康乃馨夹进了日记本，并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献给爱着我的母亲。以后每年的母亲节，我都会把那枝枯萎的康乃馨翻出来看看，每次耳边都萦绕着母亲那句朴实的话：“只要你有出息，天天都是妈妈的节日。”

Feeling

对于人，什么是最宝贵的呢？是生活。因为我们的一切欢乐，
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望，只与生活有关。

——车尔尼雪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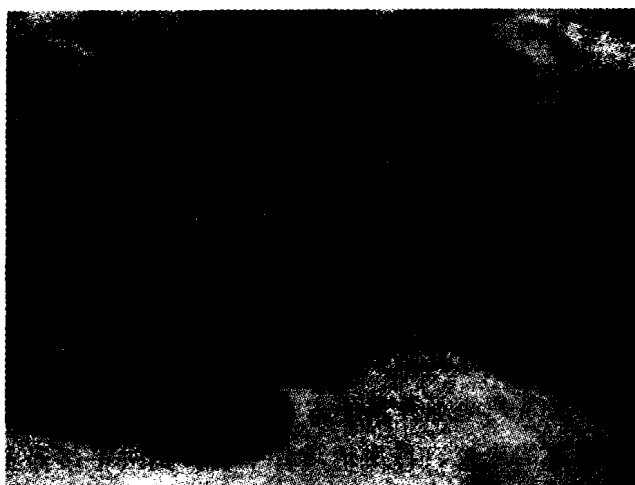
石 韜

日本一名牌大学毕业生应聘于一家大公司。社长审视着他的脸，出乎意外地问：“你替父母洗过澡擦过身吗？”“从来没有过。”青年很老实地回答。“那么，你替父母捶过背吗？”青年想了想：“有过，那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次母亲还给了我 10 块钱。”在诸如此类的交谈中，社长只是安慰他别灰心，会有希望的。青年临走时，社长突然对他说：“明天这个时候，请你再来一次。不过有一个条件，刚才你说从来没有替父母擦过身，明天来这里之前，希望你一定要为父母擦一次。能做到吗？”这是社长的吩咐，因此青年一口答应。

青年虽大学毕业，但家境贫寒。他刚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从此，母亲为人做佣拼命挣钱。孩子渐渐长大，读书成绩优异，考进东京名牌大学。学费虽令人生畏，但母亲毫无怨言，继续帮佣供他上学。直至今日，母亲还去做佣，青年到家时母亲还没有回来。母亲出门在外，脚一定很脏，他决定替母亲洗脚。母亲回来后，见儿子要替她洗脚，感到很奇怪：“脚，我还洗得动，我自己来洗吧。”于是青年将自己必须替母亲洗脚的原委一说，母亲很理解，按儿子的要求坐下，等儿子端来水盆，把脚伸进水盆里。青年右手拿着毛巾，左手去握母亲的脚，他这才发现母亲的那双脚

已经像木棒一样僵硬，他不由得搂着母亲的脚潸然泪下。在读书时，他心安理得地花着母亲如期送来的学费和零花钱，现在他才知道，那些钱是母亲的血汗钱。第二天，青年如约去那家公司，对社长说：“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了我受了很大的苦，你使我明白了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道理，谢谢社长。如果不是你，我还从来没有握过母亲的脚，我只有母亲一个亲人，我要照顾好母亲，再不能让她受苦了。”社长点了点头，说：“你明天到公司上班吧。”

Feeling



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在于怎么使用它。

——卢梭

妈妈的味道

茱丽叶

常常觉得“味觉”这个词很妙，有味道、有感觉，然后融合在一起。

有了味道，有了感觉，就如同走过的道路上所遗留下的足迹，只要一个碰巧，我们会想起过往的曾经。

也可以说，味觉是脑子里记忆的一部分，是一种情意的提醒。

一如我们记得妈妈的咖喱饭、外婆的吻仔鱼苋菜汤，或者是，曾经有三年必须天天经过的中学校门拐角的那家豆花店，还有公园旁边最有名的四果冰。

属于家中的味觉是什么呢？从厨房飘散到书房、客厅的香气和妈妈的背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温暖。

以前每天住在家里，总怀疑所谓的家常菜到底是什么吸引人。现在离家在外，才真的会经常想起那种属于南方的、年幼的幸福。

即使是简简单单的水饺，再用清汤打个蛋，倒进半罐甜玉米，妈妈的味道永远是模仿不出来的，即使是 35 楼的那家著名餐厅里，大厨精心捏制的蒸饺。

下了课，早黑的冬天里，一回到家就能够钻进热气蒸腾的厨房里取暖，然后眼镜被熏得白白的，端着刚起锅的韭菜水饺的小碗仔，就这么吃

将起来。

一边呼着气，一边还生怕贼人会来抢似的快快咬下一口烫着嘴的饱满。喊着好烫好烫的同时，还跟着妈妈的身影从厨房转到餐厅，像个跟屁虫一样地说着今天同学怎样怎样、老师如何如何、真讨厌明天又要小考、该死下礼拜还要段考……

妈妈总是哼啊哈的，手边还不忘照看平底锅里正煎着的劈啪作响的鱼，隔壁的炉子上还滚着一锅浓汤。

一碗饺子没吃完，妈妈就招呼我上餐桌，坐下来好好吃那条刚买的鱼，还不忘把最美味的肚子那一块朝我摆着。

每次吃饱了，我都会告诉妈妈，现在胃里的鱼正在浓汤里游泳，好像刚刚还有一个饺子从鱼身边滑过。

高中的时候，听见老师在早会上宣布“下礼拜规定换穿裙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夏天来了。

夏天来了，我就有凉拌豆腐和凉面可以吃了。

妈妈总是习惯自己做凉面，也自己调麻酱。一早起来就常常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忙，希望趁着还没真的热起来的时候先把面煮好。

一回到家，直奔冰箱，挖出冰透了的极富弹性的面条，再到柜子里翻出芝麻酱、醋、香油，加上一点点的水、一点点的辣油，在碗里略略拌匀，就是一碗消暑美味的凉面。

然后看着妈妈切葱花、刨黄瓜丝，然后拿出豆腐装盘，有时还会加上自己腌的泡菜，淋上一点酱油膏，剥一个皮蛋，就是一道冰凉的小菜。

吃完了再找找冰箱，经常会看到早早就削好的橙黄色小玉西瓜，或者是隐隐窜出酸酸甜甜香气的芒果。

我知道我很幸运，可以在家里痛快地吃妈妈亲手做的菜，不需要自己到外面花钱，买商人永远调制不出的爱。

生病的时候，鸡汤就是妈妈的心疼。

前一阵子大病一场，再怎么样也想尽办法，东凑西挪挤出一个周末，

在火车上瘫痪三个小时，拖着满身的病毒和疲惫，回到妈妈的怀抱。

知道我病得不轻，电话里虽然满是责备我怎么没好好吃饭、多穿一件衣服，骂我活该，但是我和妈妈心里都明白得很，她是极其舍不得的。

只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所以我必须要坚强，学会照顾自己，尤其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她远在天边帮不上忙的时候。

所以，我一说要回家，她就兴奋地说，要买香菇和土鸡，再到中药店抓一点黄芪枸杞回来，帮我炖一锅汤。

我没想到，她还从人家送给爸爸的南北货礼盒中拿了一罐鲍鱼，切片后连罐子里的高汤，都放下锅里一起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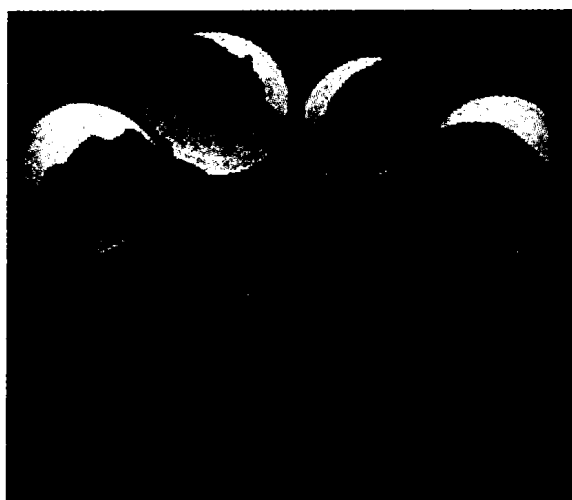
那个礼拜五傍晚，一踏进家门，我就知道厨房里一锅山珍海味在等着我。

看着爸爸埋怨怎么他平常都没得吃的表情，有一丝忌妒我这个难得回家一次的女儿的样子，妈妈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生大病回家的人才得有得吃。”

鲜嫩的鸡肉吸满了红枣和枸杞的甜味，汤里头还有鸡骨熬汤所渗出的胶质，有些黏黏的，切片鲍鱼虽然在起锅前才加入这队海陆大军，但是香菇的清新芬芳早已经附着其上。

这锅汤光是材料就已经价值不菲，更何况还有妈妈在炉子边烫去血水、捞去浮在表面的油脂所花去的工夫，还有灌注在这里头那份满满的怜惜。

在我嫌自己回家就会胖起来的时候，她总是说：“了不起，那你不要



吃好了。”

我总是经不起诱惑，哀求着妈妈就算是让我吃成一只猪还是一只恐龙，我都要吃她炒的米粉。

然后带着满肚子的营养和满足，再度回到这个贴身肉搏战的丛林里，战斗指数恢复到百分之两百。

妈妈不是厨师，也真的不是什么会精心烹煮、讲究必须熬炼出食物精粹的人，但她亲手烹煮的味道，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再好的厨师，都没办法复制。

妈妈总是说，要教我怎么煮这些“家常菜”，我总是赖着不肯。我知道，即使身为女儿，我也没办法完全复制这些熟悉的味道。

我只希望，能够一次一次地加深脑细胞对于它们的印象，好叫我即使是在很老很老以至于不能动弹的时候，也一样能够记得这些快乐。

舌上的味蕾会知道，这就是我的妈妈。纵使是在别处看见熟悉的菜式，闻到似曾相识的味道，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影像，依然是属于妈妈和我的那份幸福。

谨以此文，送给快要过生日的，我的妈妈。

Feeling

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最高的乐趣就在于觉得自己是为人所需要的，是人们感到亲切的。

——高尔基



母爱是一根穿针线

尤天晨

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时，发现儿子衬衣袖子上的纽扣松动了。

她决定给儿子钉一下。

儿子很年轻，却已是一名声誉日隆的作家。天赋和勤奋成就了他的今天。母亲因此而骄傲——她是作家的母亲！

屋子里很静，只有儿子敲击键盘的嘀嘀嗒嗒声，为他行云流水的文字伴奏。母亲能从儿子的神态上看出，他正文思泉涌。她在抽屉里找针线时，不敢弄出一点儿声响，惟恐打扰了儿子。还好，母亲发现了一个线管，针就插在线管上。她把它们取出来，轻轻推好抽屉。

可她遇到了麻烦，当年的绣花女连针也穿不上了。一个月前她还穿针引线缝被子，现在明明看见针孔在那儿，就是穿不进。

她不相信视力下降得这么厉害。再次把线头伸进嘴里濡湿，再次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把它捻得又尖又细，再次抬起手臂，让眼睛与针的距离最近，再试一次。

——还是失败。

再试……

线仍未穿进针眼里。



儿子在对文章进行后期排版，他从显示屏上看见反射过来的母亲，怔住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根缝衣针，虽然与母亲朝夕相处，可他的心却被没完没了的文章堵死了。母爱的丝线在他这里已找不到进出的“孔”，可她还是不甘放弃。

儿子的眼睛热了。他这才想起许久不曾和母亲交流过感情，也没有关心过她的衣食起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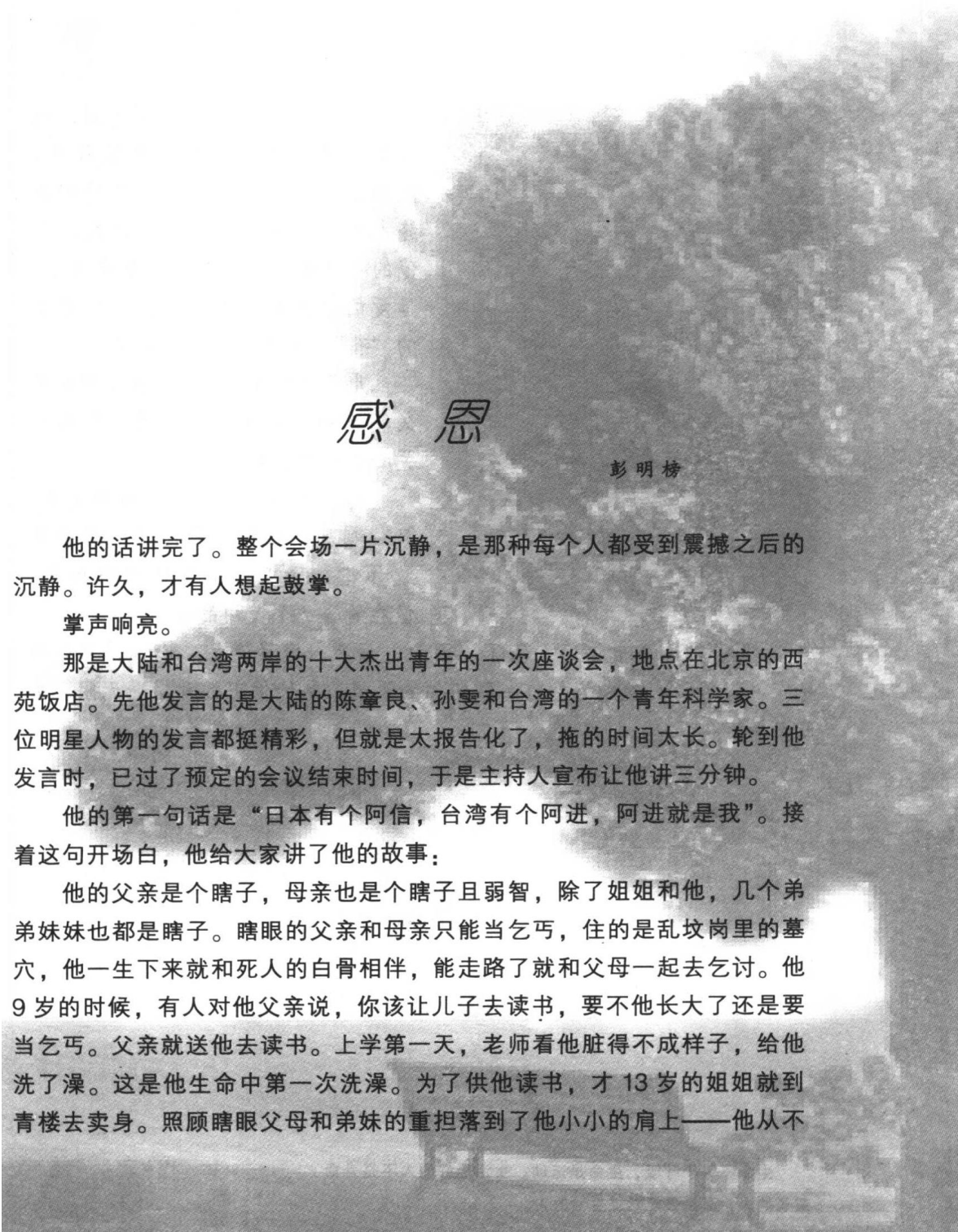
妈，我来帮你。儿子离开电脑，只一刹那，丝线穿针而过。母亲笑纹如花，用心为儿子钉起纽扣来，像在缝合一个美丽的梦。

儿子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因为，母亲很容易满足。比如，只是帮她穿一根针，实现她为你钉一颗纽扣的愿望，使她付出的爱畅通无阻。如此简单。

Feeling

生命不等于呼吸，生命是运动。生活最好的人不是寿命最长的人，而是最能感受生活的人。

—— 卢梭



感恩

彭明榜

他的话讲完了。整个会场一片沉静，是那种每个人都受到震撼之后的沉静。许久，才有人想起鼓掌。

掌声响亮。

那是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十大杰出青年的一次座谈会，地点在北京的西苑饭店。先他发言的是大陆的陈章良、孙雯和台湾的一个青年科学家。三位明星人物的发言都挺精彩，但就是太报告化了，拖的时间太长。轮到他发言时，已过了预定的会议结束时间，于是主持人宣布让他讲三分钟。

他的第一句话是“日本有个阿信，台湾有个阿进，阿进就是我”。接着这句开场白，他给大家讲了他的故事：

他的父亲是个瞎子，母亲也是个瞎子且弱智，除了姐姐和他，几个弟妹妹也都是瞎子。瞎眼的父亲和母亲只能当乞丐，住的是乱坟岗里的墓穴，他一生下来就和死人的白骨相伴，能走路了就和父母一起去乞讨。他9岁的时候，有人对他父亲说，你该让儿子去读书，要不他长大了还是要当乞丐。父亲就送他去读书。上学第一天，老师看他脏得不成样子，给他洗了澡。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洗澡。为了供他读书，才13岁的姐姐就到青楼去卖身。照顾瞎眼父母和弟妹的重担落到了他小小的肩上——他从不

缺一天课，每天一放学就去讨饭，讨饭回来就跪着喂父母。瞎且弱智的母亲每次来月经，甚至都是他给换草纸。后来，他上了一所中专学校，竟然获得了一个女同学的爱情但未来的丈母娘说“天底下找不出他家那样的一窝窝人”，把女儿锁在了家里，用扁担把他打出了门……

故事讲到这里，他说，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讲太多了。然后，他提高了声音：“但是，我要说，我对生活充满感恩的心情。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虽然瞎，但他们给了我生命，至今我都还是跪着给他们喂饭；我还感谢苦难的命运，是苦难给了我磨炼，给了我这样一份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也感谢我的丈母娘，是她用扁担打我，让我知道要想得到爱情，我必须奋斗必须有出息……”

座谈会结束后我才知道他叫赖东进，是台湾第 37 届十大杰出青年、一家专门生产消防器材的大公司的厂长。



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吗？

The Text of Thanksgiving

1、你认为“对父母感恩”是怎样一种行为？

A:人性准则 B:道德要求 C:社会舆论

2、你对“报答养育之恩”怎样理解？

A:源于血缘的亲情感激
B:社会舆论的说教
C:还账

3、生活中你经常与父母思想沟通吗？

A:经常 B:偶尔 C:几乎从不

4、你对你的父母说过“我爱你”吗？

A:是的,经常说 B:偶尔说过一次 C:不,几乎从没说过

5、你经常拥抱你的父母吗？

A:是的 B:只是偶尔 C:几乎从不

6、你经常对你的父母说感激的话吗？

A:是 B:只是偶尔 C:几乎从不

7、你上一次帮母亲洗碗是什么时候？

A:昨天 B:上个星期 C:不记得了好长时间了

8、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吗？

A:是的 B:偶尔 C:几乎从不

9、看到父母下班@来后要继续忙碌家务，你是什么感觉？

A:觉得父母很辛苦你自己想主动去帮忙

B:没什么特别的

C:应该的,家务也是他们的工作

10、你为父母洗过脚吗？

A:洗过几次 B:只洗过一次 C:从来没洗过

11、你关心并了解父母的健康情况吗？

A:很关心并基本清楚。

B:比较关心，但并不是特别了解。

C:不太关心，更不了解。

12、你能清楚准确地说出父母的生日吗？

A:能 B:差不多吧 C:不能

13、你知道父母的血型吗？

A:知道 B:不太确定 C:完全不知道

14、你清楚父母的饮食习惯吗？

A:非常清楚 B:大概知道 C:不知道

15、你知道父母鞋子的尺码吗？

A:知道非常清楚 B:知道，但不太确定 C:不知道

16、当你用书信、电话或短信息与父母联系时，你最常和他们说什么？

- A: 问候 与他们沟通彼此的近况
- B: 随便聊聊
- C: 要钱

17、你曾经因为父母“不理解”你而怨恨过他们吗？

- A: 从未埋怨过
- B: 当时埋怨过，不过很快就忘记了
- C: 是的，而且埋怨了好长时间

18、如果你的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你会因此而感到自卑吗？

- A: 不会
- B: 可能会吧
- C: 不知道

19、你了解家庭的收支情况吗？

- A: 了解
- B: 知道一点
- C: 完全不了解

20、你对父母的教导一般的态度是：

- A: 虚心接受
- B: 因事而异
- C: 基本不接受

亲爱的朋友，相信当你做完这些测试题的时候，你的心中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在此 编者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标量你的感恩指数 仅为你提供 一个感性的评判吧：

如果你的 A 选项较多，说明你是一个懂得关心、感激父母并把这种关心和感激付诸行动的人 请您珍视并永葆这颗感恩之心。如果你的 B 选项较多，那么你基本上能够了解你的感恩之于父母的意义，不妨再细心一点，也许一个拥抱、一声问候对于父母而言远胜过千言万语。当你的 C 选项偏多时，你就要注意了，建议你从上述问题中所提到的行动开始，关心、关注你的父母，让他们因为你的行动而感觉温暖，欣慰。就在此刻，开始你的感恩行动吧！

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颗感恩之心，愿我们的父母都能因为我们的关爱而永远幸福 安康！

父母疼爱女儿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儿女孝顺父母则是生命的准则。

或许一声祝福对自己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父母，这声祝福却比什么都美好，都难忘，都足以让他们热泪盈眶！本书编者真诚的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留言活动，说出您心中对父母的感激。 **感恩需要您真心的行动！**

189

如果您愿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您的感激心情，请与我们联系：

Email: lk1006@yeah.net

后 记

爱的交流，情的沟通，已成为时下父母与孩子之间最难的事，也是彼此最需要、最渴望的。

《圣经》上说：“即使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妙，有坚定的信心，能移山倒海，但如果没有了爱，就算不了什么。”永恒的爱心其实就是我们获得生活之道的密码。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得到回馈的也是宁静而甜蜜的心灵，这便是获得人生成功与幸福的真谛。正如汤玛斯说的，“真正的爱是稀有珍品。没有爱的人生，虽然有物质的成就，人生却离开了轨道，失去了中心。”

亲情如同构筑爱心的中心花园。她是一缕阳光，让你的心灵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受到温暖如春；她是一泓清泉，让你的情感即便蒙上岁月的风尘仍然清澈澄净；她是一棵树，在季节的轮回中固执地坚守家园，撑一树浓荫默默地付出。她也如同一根穿针线，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针孔，它便会如春水般汨汨流淌，浸润你寂寞的疲惫的甚至是伤痕累累的心田。更重要的是，亲情是一颗炽热的心，可以分享到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亲情就像种子，要我们悉心培植，又像花圃，要我们精心呵护。当我看到一些倍受宠爱的“小皇帝”，对父母爱的付出，回报的是一脸的木然；当我看到那些贫穷家庭出来，靠父母血汗钱上学的大学生，对父母的艰辛那不屑一顾的眼神，甚至是……

“我们要知道，也必须要学会感恩哪！”我说出了包括同学们在内许多人想说、要说的心痛。于是，我想到“一篇好文章，能影响人的一生”这样一句话，就在众多美文中寻找，从中精选出五十篇感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几乎全是我含着泪读完的。我又试着把这些文章推荐给我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送给在校的学生阅读。他们也深深地被这些文章所打动了。找到我或是发帖子打电话说，谢谢你，这些文章让我心动，让我心痛，使我被阵阵从心底涌起的暖流所融化，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一位同学动情地说：“这些美文让我醒悟，深深地为自己怀有那颗沐浴爱而麻木的心所忏悔，她让我对生命，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将重拾一颗感恩的心，去感悟美好，馈赠父母，我的生活将因此而改变。”这，更给了我编辑本书的动力。

亚伯特·史怀哲说过，“有时我们的光溢了出来，但点燃的是其他人的火焰。”我们采撷的是那些提供美文的作者的光亮，以此奉献给父母和孩子，作为情感与思想互动的载体，作者那些亲情四溢的文字必然会在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中闪光。在此，向诸位美文作者深表谢意。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有些文章的作者，编者尚未能取得联系，但本着对质量的追求，又不忍割爱，冒昧将文章选录书中，敬请谅解。如您偶读本书，请与出版社联系，以奉上样书和稿酬。**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时代文艺出版社，邮编 130021 电话：0431-5677790。**

这一篇篇柔美激情文章，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流泪、感动，让她化作我们生命的体验，温暖的真情和催人向上的力量！

编 者